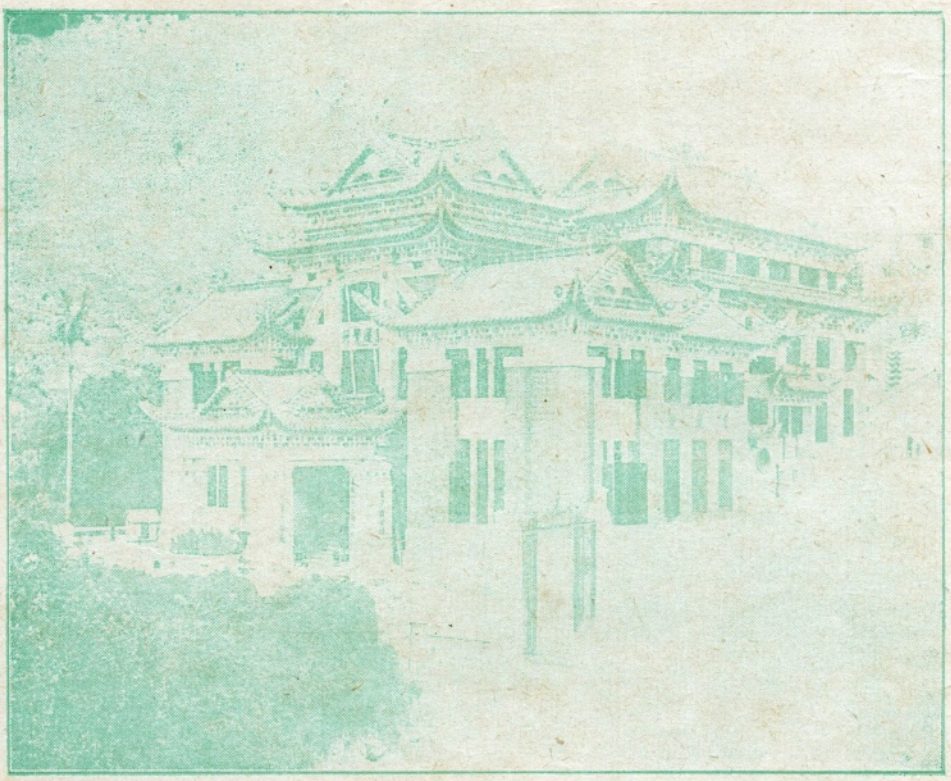
燈海人

月刊

第三卷 第七期



民國廿五年七月一日出版

本刊叢書

菩提草 悅西法師著

本書有佛學論文，有雜感小品，莊諧並雜誠百讀不厭之佳作也。定價肆角

石火集 竹麟 通一法師合作

本集集二師近年詩稿，寫故言情，各有其獨到處不可不讀也。道林紙印 每冊三角

靜賢全集 靜賢法師作

本集有論文，詩歌，小說，信扎，雜文，作品頗有莫殊風味。定價肆角

海萍詩集 通一法師編

本集共收僧伽居士廿餘家作品各有特殊作風，亟宜一讀。道林紙印 定價二角

名山遊記 何張蓮覺作

本書可作佛教文學讀本讀，亦可作佛教史地研究。

道林紙本 每冊三角 報紙印本 每冊貳角

南詢集

本集集嶺東佛學院第一屆畢業論而成。

每冊陸角

以上六種合購，減收一元五角，郵費在內。

全國佛教徒 不可不看

佛教日報

消息靈通

特印刷精良

色言論公正

銷路最大

（介紹定閱 功德無量）

全年定價五元

社址：上海新疆路和民坊五號

人海燈　第三卷第七期

目錄

本期附插圖一頁

關于金山事件的申白　通一
東蓮覺苑週年紀念大會演說辭　靄亭
現行中國佛學系統觀　東初
佛學與哲學上的認識論（續完）　淡白

我們的理想錯悞煩悶

特輯前言　通一
我們怎樣來做現代的學僧　葦舫
青年學僧兩点錯誤的心理　芥舞
理想中的中國佛教　仁林
如何建立我們理想中的新佛教　達初
僧青年的煩悶　谷音
我所感到的痛苦　仁性
我理想中的佛學院應有的設備　玉泉
昏途火炬　明眞

東蓮覺苑週年紀念會記　空寂
駁木公的「感言」　鎭江僧衆
我的反駁、　木公
一月佛教　記者

關于金山事件的申白

通一

本刊社言一欄有時採用外稿，這，我早就申明過，且採用已不止一次兩次，這就是說我們的言論是公開的。但這也有個限制，我們是人，我們有思想，思想不能盡人而同，故言論雖公開，思想不同，違反我們立場的言論是不登載的，或許因此，有人說我們的言論是名義上的公開，我們不避諱，不論何種刊物，誰也不能逃出這種定律的啊！

我所以刊載木公一文的意思，在本刊上期給木公代郵第三則里，已說得非常明白，木公論調雖不免涉于偏激，但是，我們覺良心說一句：參禪也好，念佛也好，在廿世紀的新社會，光是閉門參禪念佛是爲環境所不容許的了。（注意：我不是反對參禪念佛，只反對一事不做，盲修瞎練的人。）

社會上人所以反對我們，輕視我們，任意汚辱我們，就是看不起我們！爲什末看不起我們？那就是我們一無所長，不明佛法，由于我們自己的不明佛法，所以，社會上人也就不明佛法，社會上人不明佛法，他就會來隨意汚辱我們。欲齊其末，先正其本。所以，這就要我們自己先明佛法以至宣傳佛法了，不然，自己不明佛法，等到大難臨頭，寫一篇宣佈眞象的文章都寫不通，你道這是多末可憐！這次金山事件，就是一個好証據。因爲木公的意見和我們相同，故即爲之刊出，不圖引起僧衆反感，硬說我們人海燈糟塌金山，眞是不知何所據而云然？我們細讀木公原文，其大意不外同情消極的自白，反對大胆不通的笑料文章。希望金山同袍反省自救，僧衆認批評爲糟塌，爲寃枉，這是我們非常遺憾的事！

施主出錢辦雜誌，我們當然不願意使之得罪，自家的醜處，社會上人已經知道，我們大聲疾呼自救，難道也有罪過嗎？吉凶禍福，誰作誰受，這因果律我們自己還知道，勞僧衆替我們顧慮，盛意固然可感，但是說因木公一文而令施主得罪，這未免是過甚其詞，恕我們不能接受！

本期所刊木公僧衆兩君大作，比較言之，都未免有點過火，（木公火氣尤甚。）這種辯論文章照例不能删改，不然，編者就有偏袒之嫌，至于誰有理？誰不通？編者是第三者不便說話，讀者不妨慢慢自己去咀嚼的！

外侮未禦，先來個內戰，這不是好的現象，長此下去，會軼出辯論軌道以外，好在，這並不是學理討論，只是一種事理見解的異同的論爭，編者謹以摯誠向雙方疏解，請各努力于佛教弘化，莫再繼續這無謂之爭，本刊以環境關係，對此事任何稿件，不擬再爲發表，爲了制止戰爭的延長，爲了免除外界的笑話，只有採取這種有效辦法，化干戈爲玉帛，這是我的鄙見！

東蓮覺苑週年紀念大會演說辭

靄亭

今日是本師釋迦牟尼的降生佛紀念日，也是本苑成立的週年紀念日；合着兩種紀念在這一天，更覺其可喜了！又得着各位來賓踴躍來參加這箇慶典，濟濟一堂，鄙人於歡喜之餘，敢進一言爲諸君勗。

這兩種紀念，名義上雖然是兩樣，其實是可以混合不分的；佛和本苑具有聯繫性，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佛譬精神，本苑譬軀殼，精神和軀殼是不即不離的，離去了軀殼則精神無所附麗，離開了精神，則軀殼無有主持，本苑即秉着如來的意旨，荷着宏法利生的使命，即謂本苑是佛的化身亦無不可，在這裡，勿作二相勿生分別可也。

本師釋迦世尊于二千餘年前之今日，從兜率陀天降生於印度之淨飯王宮，觀着人生之痛苦和社會之不平於是做雁尊榮，出家成道，住世八十年，說法度人，如恆河沙數，最後於雙林樹下入滅，這不過是一期的示現而已；其實，佛亦何嘗有絲毫的生滅去來之相呢？華嚴經云：佛身遍徧於法界，無去無來亦無住，是知佛身者，乃法身也，亙古亙今，不生不滅，其所以示生示滅的道理，無非因大悲心巧施方便，無生示生，不滅現滅，無生示生，生即非生，不滅現滅，滅原非滅，豈可以世諦的生滅去來的常情來測度呢？照這樣看來，見佛降生和入滅，都屬凡小的偏見，無當於眞理的，而我們今天還來做這箇熱烈地紀念會，不更覺其多事無甚意義嗎？這又不盡然。佛既非生示生不滅現滅了，我們也可於無紀念中不妨來開這箇紀念會，是分所當然的，了無足怪。諸君要知到這不生不滅的法身，原不是釋迦世尊一人所獨具，即在會諸君亦人人本有箇箇不無，不過因迷悟之差殊，致塗凡而別異，苟能一念迴光即同本具，所謂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心佛衆生，三無差別，道理本來如斯，大家試屏息諸緣，着眼看一下，如其觸着碰着，即謂之自心佛降生可也。即謂這紀念會來慶祝自己，亦無不可也。能這樣方不辜負來本苑參加舉行熱烈慶祝的一番盛意哩！

還有一層，我們開這紀念會不是徒然來禮拜香花供養稱讚佛的功德就算盡了責任，這不過是一種形式的表現而已，應當本佛出世救濟世間的精神和普度衆生的悲願，大家來共同努力，將全部計劃實現出才對，迴顧今日是如何的世界呢？殺機徧佈，險象環生，東亞和歐西，各箇國家，都在那裡磨頓軍實，擴充武備，全世界都是着既隍不安的現象，各箇民族，皆陷入恐怖危難之中，在這科學極度昌明的世界，戰鬥術日精軍用品日利，充其量有毀滅全世界的精粹之可能，仔細的推究，他的因素，無非貪瞋痴三毒所結成，我們既然找出他的病根之所在就可以施救濟之良方，全部的大小乘佛法處處都是對治這三毒的靈丹妙藥，眞有藥到病除起死回生之顯效，願在座諸君共同來努力推行，不難轉危爲安化險爲夷，將這鬥爭堅固的五濁惡世變成淨清的極樂世界，這就是本苑舉行紀念會的宗旨和目的，也就是鄙人所切望實現的啊！

現行中國佛學系統觀

東初

中國現行的佛學所流行的派別，有所謂十宗或是大乘八宗等分，若以各宗所被機類及其思想構通的概念上或是其研究的對象上，則不外乎五個系統，則以此五系就不難窺整個佛法之全豹矣。

一，分析系的佛學

所謂分析，就是對於宇宙萬有若事若相詳細分析的研究，宇宙萬有現象不出乎色心二法，小乘俱舍論七十五法及唯識法相所論大乘百法，將整個森羅萬象宇宙分得有條有理，此二大思想都集中在討論宇宙的緣生無自性及事相的分析，俱舍是佛教實在論的結晶，唯識是佛教緣起論的結晶。也就是佛教理想主義的標幟。爲佛滅後大乘佛學中巨大的思想，故在中國現行研究佛學的人無論僧俗都趨於唯識法相俱舍二門，在日本佛學界亦有「三年唯識八年俱舍」的風氣，因爲此二大思想却較近於西洋一班從心理出發的唯物唯心等哲理的思辯。

二，律法系的佛學

所謂律法就是律宗，爲佛在世時所定制。其教義主要點即在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二大定律，故其精神不在教義的思辯而在行爲上力持，佛法的根本却建在於律宗，而中國所流行的律藏唯小乘四分律，其於大乘十誦律梵網經及僧祇律却不十分通行，蓋由於小乘律制定精嚴微細而適合中國人的心理。而在日本佛教徒却不注重小乘律而重視大乘律，故往往在小乘律爲犯或在大乘律中爲不犯。日本佛教徒竟有一派食肉帶妻眞宗教徒不重視小乘律，中國佛學各宗都有相當的位置，唯律宗少人究探。

三，思索系的佛學

此系佛學專在理性思索研究。討論宇宙萬有性圓果海，果徹因緣等哲學根本的問題，這可舉之論宗，以華嚴宗天台宗爲代表，思索的佛教是佛教哲學的根本。華嚴天台爲中國佛學思索界巨大的樹立在佛教史上很有位置的。在日本又由天台宗流出日蓮宗一系。

四，冥想系的佛學

此系的佛學在主觀方面即以禪宗爲代表，在伴侶方面可以密宗爲代表。以心傳心的禪風，及瑜伽三密的觀法皆爲此冥想系的初步。冥想是印度宗教獨特的觀想。在奧義書統治時代印度宗教無論那一派都以冥想的修練爲人格修養的根底。我國宋明間的理學家也都喜歡以禪宗觀想爲養心的第一着，故那時禪宗獨出一指以及紅羊毀佛以後學與傷失晚近以來

中國的佛教即是禪宗佛教，故禪宗在歷史要算是位有功者。然話該說轉來：印度宗教婆羅門冥想觀與佛教禪宗觀想卻有差界點。婆羅門教以苦行與冥想合而為一。以為實行進修的第一條件，其次就偏重於苦行。認為我們所以不能的解脫者就是因為有許多苦沒有喫得盡，若是將這許多苦喫盡馬上就會解脫。故在錯謬婆羅門教徒無故投火或是投水以找苦喫者卻不少。大乘佛教卻不許這種邪見的舉動，佛教十二頭陀苦行，不是無故去教人找苦喫的。並且不完全重視在苦行，是以冥想為進修的方便，苦行是外，修冥想是內觀。苦行是體修，冥想是心修，佛教重在內觀心修，所謂三界唯心以心為主，對外面體修卻比較輕視，是以苦行為伴以冥想為中心。然修身也必須修練以人格向上為第一目標，故學佛者應當修學禪宗，禪為三增根本，由戒生定由定發慧不問修六度或四諦十二因緣要修禪定，就生色無色天亦非定莫能往，故禪學卻為佛教主要法門。其餘若密宗修三業相定觀—台密東密藏密—及瑜伽三密觀法本尊觀。華座觀，從阿字觀變圓性海重如心殿入我我入心殿，二而不二的法門，都是以冥想為結果的初步。天台止觀一念三千性相淨土觀想念佛也都不能逃出冥想思索的界域。

五，信念系的佛學

所謂信念系佛學其內容完全是以信念為根本，其實一切佛學都是以信念佛為根本，現在所謂信念是狹義的信念不是廣義的信念。狹義信念是以淨土宗為代表，蓋淨土宗之資糧是以信為第一步，相信西方極樂世界的確如阿彌陀經所說的莊嚴功能阿彌陀佛是報身如來是乘願再來。在日本又從淨土宗開出眞宗融通念佛宗時宗，眞宗雖許食肉帶妻但卻以信念為第一步。

由此觀之，佛學雖有十宗八宗之分，若詳細研究不過此五門也。此乃依其思辯及其對象而言，若以境行果來判定各宗界限。則三論宗唯識宗多在境相闡揮而疏視行果二門。律宗禪宗及法華華嚴伴之。則多在行門實行而疏視境果。眞言淨土及法華華嚴伴之，則多在講果位功德。總之研究佛學不能抱死板，也並非是全部佛法就如是分類，須知佛中有平等殊特二門，若以平等門觀之，一切法皆平等也，若以殊特門觀之，則各宗皆有其特殊點，此乃有宗派之分者亦由斯也。

佛像念珠批發

本號出品丹鳳老牌各種名香線香早已風行全國各埠頗受各界讚許樂用現為應佛界之需要特兼辦各種佛像念珠大宗批發價格特別廉宜物質優美精良其佛像計分

「觀世音菩薩」「釋迦牟尼佛」「三聖接引佛」「阿彌陀佛」「全堂佛像」計五種其品名計分新琥珀・新瑪瑙・冲象牙・冲水晶・精工刻花・紅瓊樹實・烏鉄樹實・等七種備有價目表承索即寄

福建厦門大同路一壹七振東海記香廠郵購部啓

佛學與哲學上的認識論（續完）

淡白

佛學的認識論

認識是否可能？在認識論上，這是箇先決的問題。因爲如果承認認識爲不可能，則認識所得的必完全是錯誤和不確實，于是宇宙間便沒有眞理的可言。

和哲學上各派別有點相異的是佛學對於這箇問題的見解。它就和獨斷論絕對地不相同。它並不毫無條件地信賴人類底認識能力能夠像照像臨摹一樣全無歪曲地反映出一切事物眞實的面相，即不主張我們所認知的和宇宙底眞實的相貌是同一箇樣子。我們底認識，因爲受着後天環境熏習過來的主觀和先天的成見所蒙蔽欺騙，已經陷至重重的錯誤和不確實，並不能直達到宇宙事物的眞實性。其所認識的，不過是一些零碎的不完全的主觀的東西而已，沒有客觀眞實性的存在。

依佛學的見解，宇宙底存在就靠着「關係」。它以爲宇宙不過是一箇無限數關係交互錯綜的組合體。宇宙底一切事物離開一切關係和與前後照絕不相聯繫而能獨立地存在是不會有的。因爲只有關係，所以宇宙底一切事物都沒有實質實體，不能自足。在佛學上，這就叫做「空」。佛經上說：「因緣（關係）所生，一切皆空」，這就是佛陀的緣生世界觀。

同樣地，變遷流動在它就認爲是宇宙爲有自然規律的活動。在現實的世界裡，不變常住的東西就始終沒有過。任拿那一件事物來說，在表面上雖然看不出有什麼變化，而實在其內質就在不斷地變遷流動，爲我們所不察覺。佛經上說的「諸行無常」，就是這箇道理。

然而，人就往往被事物蒙蔽過去，把由關係而生起的宇宙間一切遷流變化的事物認爲有種種的實質和實體，而且是恆常不變，于是就鑄造出同質與不變的實體的概念，就拿概念或範疇來反映世界，認識世界，這在佛學上是認爲錯覺的，它以爲這不過是宇宙實在的臆造。

所以，它以爲我們主觀的認識和被認識的客觀，是不能恰相適合，好像具七分白，講到十分白即增，三分白即減，人就是在實相上妄起乘除而不自知其迷惑。照這樣看起來，它就似乎完全否定人類的認識能力。但是，如上所述關于事物的實相底認識爲不可能而打算把佛學列入懷疑論派，那就犯了不可寬恕的錯誤，因爲以悲觀思想爲骨幹的懷疑論派的完全否定人類認識能力的理論，在佛學各經論上找不出絲毫的影子；反之，它就不斷地在證明我們並不是沒有能力除去自己底謬執，人能從直接的體驗上可以漸漸地尅服主觀的偏見。只要主觀的偏見除去一分，眞理就與我們接近一步，到了主

觀的偏見根本掃除的時候，我們就得到一種客觀的「智慧」，那任何境界的眞實體性都如實如樣，不增不減地被覺知了。

關于認識可能的問題，我們說出它和獨斷論和懷疑論怎樣不相同，同時，它和批判論派的理論也是相異的。所謂二元論的認識論，就是把我們的世界劃分爲二：一箇就是認爲可知的現象世界(現實世界)，另一箇就是認爲不可知的本體世界(理念世界)。佛學就不把世界劃分兩截。它認爲宇宙眞實的存在，不要離開我們現實的世界去找尋，它是普徧地在我們這個覺知的世界中：因而離開這箇現前的世界去尋求普徧恆常的眞理，這是找兎角的舉動，始終得不到的。怎樣能够去認識眞理呢？佛學就教人一箇唯一的方法，叫人親自去體驗。

關于認識起源的問題，理性論主張我們底認識都是靠着我們理性的作用，而感覺的認識是靠不住的。所以，它一方面主張有天賦的理智能力；在他方面，它又主張感覺不足爲認識眞正的工具。

然而，在佛學上，它雖然承認感性的認識(現量)是部分的，零碎的經驗，缺乏完整性和普徧性，可由理性的認識(比量)去補足它。可是，理性的認識雖然有普徧性，但究竟離眞實太遠，時時發生錯誤。試舉一箇例吧，讀書可增加智識，這是一箇推論，而人認爲是確實不錯的，然而不一定讀書都可以增加智識，倘若我們讀的是神怪淫褻的書籍，則讀書不獨對于智識沒有增加，而且有損身心。可見得理性的認識時時都缺少確實性。還有，佛學以爲準于直觀的實相就是人生宇宙萬有的眞實相。眞正的直觀是普徧的，完全的，用不着主觀的推論了。

我們認識底成立，在佛學上有明顯的說明。它以爲客觀的境像刺激我們的感官，然後生起認識的作用。所以認識的成立，就靠着三箇主要的條件：感覺的機關(根)，客觀的境像(境)，和主觀的認識(識)。這三者就是包含一切的認識，舍此別無認識的淵泉。因而，我們底認識，缺少任何一種條件，都不能成立的。以下就是從佛經上引出來的例證：

「若內眼處壞者，外色便不爲光明所照，則無有念，眼識不能生。若內眼處不壞者，外色便爲光明所照，而便有念，眼色得生。內眼處及色，眼識知外色是屬色陰；若有覺，是覺陰；若有想，是想陰；若有思，是思陰；若有識，是識陰：如是觀陰合會」。(中含象跡喻經)

佛學的宇宙觀就是緣生論，那麼，認識的成立，當然不能例外，也成功于「關係」。所以它以爲離開關係，認識也是不能够成立的。佛經上有說：「若此有則彼有，若此生則彼生，此無則彼無，若此滅則彼滅」。「譬如束蘆，更互相倚，名色緣識，識緣名色，此亦如是，二束蘆中，隨去其一，他則即仆，是以名色滅則識滅，識滅則名色滅」。照這樣看起來，關係離散，認識就不能够生起。以上不過就顯著的三方面而言，若照唯識各經論詳細來分析，則九緣生眼色，八緣生耳識等等。它還有更廣義的說法，主張一緣徧涉諸緣，諸緣徧入一緣，無礙無盡，絕始絕終的。這是佛學對于認識成

立過程的一種新穎的見解。

認識論上，有所謂本質的問題。凡是實在論者，無論它是樸素實在論，新實在論，或批判實在論，雖然各有它的特質而不盡相同，但在本質上都具有此種相同的觀點：即主張認識內容以外別有實在，而且它是獨立自足，不爲心識所左右的。

和實在論者完全相反，佛學就主張被認識底客觀事物是倚靠于主觀而存在，不能夠獨立自足。所謂「三界唯心」，「所緣唯識所現」，「諸法皆不離心」都是以相異的言辭表明同一的觀念，即：客觀的存在只限于在認識內。它以爲譬如我見一張椅子，須知這張椅子只在我的認識內乃能爲其椅子，換言之，即椅子的存在就存在主觀底認識上。

佛學雖然主張客觀底存在是不能離開主觀認識之外，但它並不是完全否定客觀，因而佛陀說物質(色法)用以區別于心識(心法)。此不過說明心識(了別爲義)和物質(質礙爲義)的作用非一，而不能說物質是離開心識而有的。

照上面所述的看起來，我們不難看得出它的主張和觀念的實在論有很多相同之點。觀念的實在論承認于各別的認識內容以外別有實在，即同于佛學上于心法之外別說色法。此說又認爲作認識對象的實在不是超出于認識以外，這和佛學上所謂色法是不能夠離開心法而有的。至於此說謂客觀並不是外物的本面目，即和佛學上所說萬法唯識所現，故只是一種假相，其意正相同。但是佛學並不是和實在的觀念論全無差別。實在的觀念論認爲外物的本來面目是不可知，而佛學則認爲可知。它始終是二元論的認識論的本色。

關于認識標準的問題，符應說用以判別眞僞的標準就是：凡與外間的事物相同的則名爲眞，否則便是錯誤。但以佛學的眼光看來，符應說所承認的眞，並不是普徧恆常的眞，那不過是相對的，蓋然的眞吧了。如果硬要說它是眞實，至多不過是常識的眞實而已。我們知道，宇宙底一切事物，同樣的東西不能對于一切人表現其爲同樣的。我們以爲甜的而他人則以爲苦，有些人以爲美的，別的人則以爲醜。而且，在某一時某一地認爲眞實的，而另一時另一地則認爲不眞實，這是常見的事實，用不着舉例子；因而唯用論者就直截了當地不承認有絕對的眞理，認爲世間只有相對的眞理，所以它就用實用底效果來判別事物的眞僞。它以爲人因爲生活也位種種狀況不同，因而各人有自己心目中的眞理。所以眞理是各人主觀的東西，沒有客觀的眞實性。那些只能適合眼前的地位狀態或目的的眞理叫做相對或主觀的眞理。但是，在佛學上的見解，它以爲眞理必須有恆常性和普徧性。它認爲有分別，不完全，不普徧而且是相對的知識是能夠超越的，而成功其普徧恆常的知識。它主張那一切境界原來就是這樣，沒有經主觀改變過的就是眞實，否則都是錯誤的。

現在我們說說佛學上的眞理論。它以爲常人所謂的眞實，即：人生自然的眞實和習慣成俗的眞實都不是絕對的眞實

○進一步而言，由五官感覺底經驗，用分析方法構成一種理論上的實在，即所謂科學家的眞實；或由理性思考，由此推論而得的道理以爲眞實，即所謂哲學家的眞實；或由超人的神，以其所知啓示我們的認爲眞實，即所謂神教者的眞實：這三者雖然比較常人所謂的眞實超勝得多，但仍是盖然對待的眞實。佛學上所謂絕對的眞理就是要有恆常性和普徧性。所謂恆常性就是：于一切心一切時恆常都是這樣的，旣不因知因時而有所變易，超于時間的限制。所謂普徧性就是超乎空間而存在，普徧於一切物一切處的。

由上觀之，我們明瞭佛學上之所謂眞理和常識，科學，哲學各部門之所謂眞理是怎樣不相同，就是它們求眞理所走的路徑也是互異的。常識等用以求眞理的工具就是五官感覺及意識知覺，概念思想，及歸納演繹種種方法；佛學就主張認識眞理的方法惟有實踐去體驗。

結論

總括的來說，佛學上關于認識上的問題就有如下的見解：

一、普徧恆常的絕對的眞理是有的，而且是能够認識的；

二、認識眞理的工具，不在理性的思惟，而在直接的體驗；

三、眞理是普徧地在我們這覺知世界中，並不是離開它而別有存在；

四、我們外在的世界，要依靠主觀而存在；

五、客觀不過是主觀的一部份；

六、一切認識都導源於直觀，惟有它才有眞正的確實性；

七、因此，我們外在的世界是受主觀（心識）所決定的。

科學及哲學和佛學，其出發點本質上是不相同的。科學及哲學就用理智去窺探宇宙現象的眞理；而佛學則在人生生命方面去體驗宇宙的眞理，因而其中便隔着一條鴻溝，在人生，宇宙各方面的說明都是這樣，而在兩者的認識論上，更令我們覺察得到的。

作者對于哲學，尤其是佛學都沒有脩養，不過近來看了多少佛學的書籍，對于這箇精深龐大的理論體系，感到十分的興趣。于是想就自己所得，對於佛學的認識論作系統的說明；可是手頭沒有完整的佛學書籍參考，而且又急於完稿，寫成的東西就像這樣零碎而沒有系統，自己看來也不滿意，不過我希望我自己將來對于佛學有深刻的了解，然後對於這問題寫出像樣一點的東西出來。

——作者

代郵

愼然法師：

由雪煩法師轉來大作，均已收到，即將次第刊出，幸勿念也。

——編者——

特輯前言

我們的理想，錯悞，煩悶，特輯

通一

本刊在過去曾發刊過「僧青年專號」，那里面，有光明追求的呼聲，有苦痛吶喊的暴露，在每個讀者心坎里，牢牢地，實實地，給印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知道絕望了佛教中有着救星，僧青年這名詞到現在已爲一般佛教徒所沿用，就是從那時起的。

僧青年雖多，有希望的實在很少，這原因：當前佛教中有許多青年在過着醉生夢死的生涯。（叢林生涯和經懺生涯）而這幾年來的僧教育狀況越過越壞，幾處大道場已在退化，在各處出出入入的僧青年，出路範圍並沒有擴大，於是，苦悶的呼聲就傳遍各處了。

這兩年來我們受到各處僧青年訴說理想與煩悶的文章，不下有一兩百篇，這些文章都是當前僧青年血淚的呼號，也許是大家環境相同的緣故，其理想與煩悶大都是相同的，這許多話，人人會說，可就是不容易實現它；然而，我相信天下無不成之事，成佛最難，我們釋迦老子終於在麻麥充飢鹿菓灌頂蘆芽穿膝的環境下做到了，我們小小的理想不能達到，小小的煩悶就不能破除嗎？這真笑話！記得太虛大師在最近海潮音中國佛教建設專號里也曾發過：「我們說了許多年的空話一的感慨，我覺得他那是謙虛的感慨，我們不能因他的感慨而消極，他幾十年來努力的成績在中國佛教近代史上誰能壓倒他呢？所以，本期特輯發刊的意思，是在使大家知道我們共同的呼聲是什末？來幫助我們，來援助我們，使我們能達到理想的寶殿！

我們怎樣來做現代的學僧

葦舫

一　世界的潮流

現在的世界，正如「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時候了，世界的列強也都在惴惴的不安，好像什麼大難臨頭，不可幸免的樣子，在那裏驚惶備戰了！要知，這並非是腦子過敏，或無事自擾，現在的世界，委實是這樣。所以人們的痛苦，正是方

興未艾的！如像日光將沒的時候，未來的黑暗，正繼度進漫漫的長夜，不知那一時方見到光明咧。現在的世界也正是如此，所有的文明，飛機，大炮，兵艦，槍彈等，沒有一件不是加重人類痛苦的。而自稱減少人類痛苦，爭服自然的科學，也被赤血玷汚變爲殺人的僧子手！人類痛苦不但沒有減少，反爲加重了！但這並非科學本身的罪惡，乃是人們把科學汚穢了。不僅科學如此，而現在所有的宗教哲學，又何嘗不是這樣呢？哲學的本質，是尋求理智的，宇宙的眞像，人生的歸宿。可是現在被帝國主義者的利用，變爲侵略弱小民族的虎狼，至於宗教更是成爲帝國主義的爪牙！這不能不說是一件痛心的事！

現在的世界，正如一隻破船在大海中遇到風雨飄搖的大難，試問我們能袖手旁觀嗎？至於說到挽救現在的世界，這須要知道現在世界的病源，否則，縱日夜喊救世界的高調，把喉嚨喊啞了，於世界是無補的。挽救現在的世界，第一是挽救人心，因爲現在的世界，太縱欲了。第二是淨化科學，即是把科學，都全做人類有益的器械，而不去發明殺人的鎗炮。第三是令現在的一切學說宗教，都走上正途，而不去做爲虎作倀的勾當。若能把以上的三件事都做到，即可眞能救世界了！

然能具足上三條件的老實不客氣的說只有佛教，因爲佛教不是宗教，不是科學，更不是哲學，佛教全是建築在眞理上，並不和一般宗教信仰與崇拜，要人盲信的。又不是要創立一種學說，要有組織系統的，及非創造什麼物質的，來眩奇耀衆的。反轉來講，佛教即是無上的宗教，無上的科學，無上的哲學。因此之故，所以救現在的世界，唯有佛教了！

二　佛教的危機

我們要知道現在的世界，是正盼望佛教的去救他們，如像一個病夫，須要醫生的診治一樣。然而現在担荷佛陀家業的僧伽，是否能盡這種責任的呢？說到這裏，我們只有痛心，流淚。因爲現在的住持佛法的僧伽，已不是釋尊的眞正愛子了！世尊也曾說過，這是末法的時候了！不過這種慘局，並非是僧伽的自己造成，而我國的政府與社會具要負相當責任的！

但是僧伽如此無能，不但不能担荷如來救世的家業，而其自身能否存在今後的世界，尚是問題。最近廟產興學運動變相的五省推廣籌務教育借用寺廟，即是很好的榜樣。號稱負中國佛教興衰責任的佛教會，除數年以來請大居士向政府要人說情，保護廟產外，一無建樹，長此以往，佛教能不滅亡嗎？並且現在的世界，優勝劣敗，已成公例，而近代的寺廟腐敗，一班僧徒的知識，又在水平線以下，在在使社會厭棄。更加濫收徒衆，濫傳戒法，社會淘汰下的落武者，多混跡佛門，破戒毀法，時有所聞。所以現在的應甚，不啻若輩的逋逃藪。梁任公謂「中國不亡是無勢理，中國若亡是無天理」但今日之中國佛教，亦如此是，即中國佛教不亡是無勢理（只記其大意，因手邊無原書參考也。）佛教若亡是無天理

的。近來外人覬覦寺產，蔑視佛教，俱是自侮人侮的。不但此也，且今後能否存在，亦成問題的！

三　我們的責任

佛教是現在世的唯一救星，而佛教危機又是這樣。然世界是無常的，只要我們能把責任肩得起，中國佛教不但不會亡，而且是萬丈光芒的。故佛教的存亡，世界的興衰，其責任全都是繫在我們身上的。現在的學僧，是未來佛教的主人翁。假使我們能把主人翁的責任盡到，做釋迦牟尼佛的眞子，發起地藏王菩薩的「地獄未空誓不成佛」的願來，切實行去，把一切的名利犧牲，作上求下化的大事業，所謂佛法住世間不離世間覺，即入世而出世的菩薩行，這在自已是爲莊嚴大菩提果，而在另一方面則是爲社會服務的，也即是佛經中的報衆生恩了！

世界上的事件，都是因緣，如華嚴經中說的，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唯識中說的，唯識所變的一樣。沒有不成功的。只要認淸我們自已責任，和信仰佛法的自信力，我相信一定是有志者事竟成的。反之，若我們仍是因循下去，則未來的情景，即不敢想像了！這一來不但辜負了我們空得一個人生，和因自出了一場家，而未來的三惡趣苦，怕不可幸免的。所以我們眞正爲衆生—利他，也就是自利的，故我們一時一刻，萬不要把受苦的衆生和自已的責任忘掉了！那就不致退墮了！

四．怎樣來做現代的學僧

世界的潮流和佛教的危機，已如上說。但我們的責任如是的重。而我們應怎樣纔能令未來的責任盡到呢？說到這裏，今把菩提道次第中的依師軌理錄之如下：

華嚴經說，以九種心，親近承事，諸善知識。能攝一切親近意樂所有扼要。即彼九心攝之爲四，乘自自在，捨於尊重令自在者。如孝子心，謂如孝子自於所作，不自在轉，觀父容顏，隨父自在，依教而行。如是亦應觀善知識容顏而行現在佛陀現三摩地經中亦云「彼於一切應捨自意，隨善知識意樂而轉」。此亦是說於其德前乃可施行，任於誰前，不能隨便授其鼻肉。誰亦不能離其親愛能堅固者，如金剛心謂諸魔羅及惡友等，不能破離。即前經云「應當遠離親睦無常，情而無常」。荷負尊重一切事擔者，如大地心謂負一切擔，悉無懈怠。如博朶瓦教示慶哦瓦諸徒衆云「汝能值遇如此菩薩，我之知識，如教奉行，實屬大福，今後莫覺如擔，當爲莊嚴」。荷負擔已，應如何行，其中分大，如輪圍山心者，任起如何一切苦惱，悉不能動。慶哦住於汝巴時，公巴德熾因太寒故，身體衰退，向依怙童稱其行住，如彼告云「臥具安樂，雖曾多次住尊勝宮，然能親近大乘知識，聞聽正法者，唯今始獲，應堅穩住」。如世間僕使心者，謂雖受行一切穢業，意無斷疑，而正行辦。昔後藏中，一切譯師智者，集會之處，有一泥灘，敦巴盡脫衣服，掃除

泥穢，不知從何取來乾潔白土覆之，於依怙前，作一供壇。依怙笑曰「奇哉！印度亦有類似汝者」。如除穢人心者，盡斷一切慢及過慢，較於尊重應自低劣。如善知識敦巴云「我慢高坵，不出德水」。哦亦云「應當觀視春初之時，爲山峯頂諸高起處，青色徧生，抑於溝坑諸低下處，而先發起」。如乘心者，謂於尊重事雖諸重擔，極難行者亦勇受持。如犬心者謂尊重毀罵，於師無忿。如朵壠巴對於善知識畫師，每來謁見便降呵責。畫師弟子嚕摩瓦云「此阿闍黎於我師徒特爲瞋恚」。畫師告云「汝尚聽爲是呵責耶，我每受師如此賜教一次，如得黑茹迦一次加持」。八千頌云「若說法師於求法者，現似毀咨而不思念，然汝於師不應退捨，復應增上希求正法，敬重不厭，隨逐師行」。如船心者，謂於尊重事，任載幾許，若往若來，悉無厭患」。又「修信爲根本者，寶炬陀羅尼云「信爲前行如母生，守護增長一切德，除疑度脫諸暴流，信能表喻妙樂城。信無濁穢令心淨，能令離慢是敬本，信是最勝財藏足，攝善之本猶如手」。十法亦云「由何出導師，信爲最勝乘，是故具慧人，應隨依於信。諸不信心人，不生衆白法，如種爲火焦，豈生青苗芽」。由進退門而說信爲一切德本。敦巴請問大依怙答「藏地多有修行者，然無獲得殊勝德者何耶」？依怙答云：大乘功德，生多生少，皆依尊重乃能生起。汝藏地人，於尊重所僅凡庸想由何能生」。有於依怙發大聲白「阿底峽請教授」，如其答云「哈哈，我却具有好好耳根。言教授者謂是信心，信，信，信」。信爲極要。其信總之亦有多種，謂信三寶，業果，四諦。然此中者，謂信尊重，此復弟子於尊重所應如何觀。如金剛手灌頂續云：秘密主，弟子於阿闍黎所應如何觀，如於佛薄伽梵，即應如是，其心苦如是。其餐常生長，彼當速成佛，利一切世間一。諸大乘經亦說應起大師之想。毘奈耶中亦有是說。此諸義者，謂若知是佛，則於佛不起尋求過心起思德心。於尊重所，特應捨棄一切尋察過心，修現德心此復應如彼續所說依之而行，「應取軌範德，終不應執過，取德得成就，執衆過不成」。謂其尊重雖德增上，若僅就其少有過處，而觀察者，則必障碍自己成就，雖過增上若不觀過，由功德處而修信心，於自當爲得成就因。是故凡是自之尊重，任其過失，若大若小應當思惟尋求師過所有過患，多忍斷心而滅除之。設由放逸煩惱魔等之勢力故，發起尋覓過失之時，亦應勵力排除防護。若如是行，力漸微劣。復應於具諸淨戒，或具多聞，或信白德，令心執取，思惟功德。如是習，設見若有少許過失，由心執取功德品，故不能爲信心障礙，譬如自於所不樂品，雖見有衆多功德，然由見過心執猛盛而能蔽見德之心，又如於自，雖見衆過，若見自身一種功德，心勢猛利此亦能蔽見過之心。

又云尊重五十頌云：「此何須繁說，應作師所喜，勵視彼及彼，不喜應蔽遮。金剛持自說，成就隨軌範，知己一切事，悉敬奉尊長」。總之，應勵力行，修作所喜斷

除不喜。作所喜者謂有三門，供献財物，身語承事。如教修行。如是亦如莊嚴經論云：由諸供事及承事，修行親近善知識」。又云「堅固由依教奉行，能令其心正歡喜」。其中初者，如五十頌云「恒以諸難施，妻子自命根，事自三昧師，況諸動資財」。又云「此供施即成，恒供一切佛，此是福資粮，從粮得成就」。復如拉棱瓦云「如有上妙供下惡者，犯三昧耶，若是尊長喜樂於彼，或是唯有下劣供物，剖無違犯」。此與五十頌所說符順，如「欲求無壞性，如如少可意，即應以彼彼，勝妙供尊長」云。此復若就學者方面以是最勝集資粮故，寔應如是。就師方面則必須一不顧利養。霞惹瓦云「愛樂修行，於財供養，全無顧著說爲尊重，與此相違，非是修行解脫之師」。第二者，謂爲洗浴按摩察拭及侍病等，當如實讚師功德等。第三者，謂於教授遵行無違，此是主要，本生論云：「報恩供養者，謂依教奉行」，設若須隨師教行者，若所依師引入非理，及令作違三律儀事，如何行耶。毘奈耶經於此說云：「若說非法應當遮止。寶雲亦云：「於其善法隨順而行，於不善法應不順行」。故於所教應不依行。不行非理者，本生論第十二品亦有明証。然亦不應以此諸理遂於師所不敬，輕訾而毀謗等。如尊重五十頌云：「若以理不能，啓白不能理」。應善辭謝而不隨轉。如是親近時，亦如莊嚴經論云：「爲受法分具功德，親近知識非爲財」。是須受行正法之分。博朵瓦云「差阿難陀爲大師侍者時，謂若不特大師不著之衣，不食大師之餘食，許一切時至大師前，則當侍奉承事大師。如此愼重，其意是在教誨未來補特伽羅，我等於法全不計較，雖少許菜悉計高低，謂師心中愛不愛念，此是心內腐爛之相」親近幾時者，如博朵瓦云「有一來者是加我擔，若去一二，是擔減少；然住餘處，亦不能成，是須於一遠近適中經久修習」。

復次，中國教育師承的觀念，自創辦學校制度以來，舊的推倒，新的未立，故近來的教育，一點師承觀念都沒有。佛教亦然，關於這一點，中國內地應效法西藏的。佛教將來方有辦法呢！因爲學僧若不信仰教師，這知識道德怎能會增長，這譬如一個病人，不信仰醫生，其病怎會好呢？所以菩提道次第云「近諸佛位諸佛歡喜，終不缺離大善知識不墮惡趣，惡業煩惱悉不能勝，終不違越菩薩所行。於菩薩行具正念故，功德資粮漸漸增長，悉能成辦現前究竟一切利義。承事師故，意樂加行，悉獲善業，作自他利，資粮圓滿。如是亦如華嚴云：「善男子！若諸菩薩，爲善知識，正所攝受，不墮惡趣。若諸菩薩爲善知識所思念者，則不違越菩薩學處。若諸菩薩爲善知識所守護者，勝出世間。若諸菩薩承事供養善知識者，於一切行不忘而行。若諸菩薩爲善知識所攝持者，諸業煩惱難以取勝」。又云：「善男子！若諸菩薩隨善知識所有教誡諸佛世尊心正歡喜，若諸菩薩於善知識所有言教，安住無違，近一切智，於善知識，言教無疑，則能近於諸善知識。作意不捨善知識者，一切利義悉能成辦」。不可思議秘密經中亦云：「若善男子若善女人，應極恭敬依止親近

承事尊重，若如是者，聞善法故，成善意樂，及由破故成善加行，由是因緣，造作善業轉趣善行，能令善友愛樂歡喜。由是不作惡業作純善故，能令自他不起憂惱，由能隨順識自他故，能滿無上菩薩之道，故能利益趣向惡道諸有情類。是故菩薩應依尊重圓滿一切功德資糧。復次由其承事知識，應於惡趣所受諸業，於現法中身心之上少起病惱，或於夢中而領受者，亦能引彼令盡無餘，又能映蔽供事無量諸佛善根，有如是等最大勝利。地藏經云：「彼攝受者應經無量俱胝劫中，流轉惡趣所有諸業，然於現法，因疾疫等或飢饉等損惱身心，而能消除，下至呵責，或唯夢中亦能清淨。雖於俱胝佛所種諸善根，謂行布施或行供養，或受學處所身衆善，然彼僅以上半日善，即能映蔽。承事尊重成就功德不可思議」。又云：「諸佛無量功德神變應觀一切悉從此出，是故應知承事諸佛依止親近供養尊重」。本生論亦云：「悉不應遠諸善士，以調伏理修善行，由近彼故其德塵，雖不故染自然薰」。博朵瓦云：「我等多有破衣之過，如托破衣，唯著草穢不沾金沙，其善知識所有功德不能薰染，畧有少過，即便染著，故於一切略略親近悉無所成」。又云：「謂爲知識若不等依，於現世中遭諸疾疫，非人損惱，於未來世當墮惡趣，經無量時受無量苦，金剛手灌頂續云：「薄伽梵若有毀謗阿闍黎者，彼等當感何等異熟，世尊告曰，金剛手，莫作是語，天人世間悉當恐怖。秘密主然當略說，勇士應諦聽，我說無間等，諸極苦地獄，即是彼生處，住彼邊切，是故一切種，終不應毀師。五十頌亦云「毀謗阿闍黎，見大惡應遭，少病及諸病，魔疫諸毒死。王火及毒蛇，水羅叉盜賊，非人碍神等，殺墮有情獄。終不應惱亂，諸阿闍黎心，設由愚故爲，地獄定燒煮。所說無間等，極可畏地獄，諸謗師範者，佛說住其中。善巧成就寂靜論師所造札那釋難論中，亦引經云：「設唯聞一頌，若不執爲尊，百世生犬中，後生賤族姓。又諸功德未生不生，已生退失，如現在諸佛現証三摩地經云：「若彼於師住嫌恨心或堅惡心，或恚惱心，能得功德無有是處，若不能作大師想者亦復如是。若於三乘補特伽羅，說法苾爲不起恭敬，及增長想，或大師想者，此等能得未得之法，或已得者令不退失，無有是處，由不恭敬沉沒法故」。設若親近不善知識，及罪惡友，亦令諸德漸次損減，一切罪惡漸次增長，能生一切非所愛樂，故一切種悉當遠離。念住經云：「爲貪瞋癡一切根本者，謂罪惡友，此如毒樹」。涅槃經云：「如諸菩陰怖畏惡友非醉象等此唯壞身，前者俱壞善及淨心」。又說彼二，一唯壞肉身，一兼壞法身，一者不能擲諸惡趣，一定能擲。諦者品亦云：「若爲惡友蛇執心，棄善知識療毒藥，此等雖聞正法寶；嗚呼放逸墮險處」。親友集云：「無信而慳吝，妄語及離間，智者不應親，勿共惡人住。若自不作惡，近諸作惡者，亦疑爲作惡，惡名亦增長。人近非親，由彼過成過，如毒箭直囊，亦染無毒者」。惡知識謂若近誰，能令住罪遮罪惡行，諸先有者不能損減，諸先非有令新增長。善知識教巴云：「下者雖與上伴共住，爲成等，上者若與下者共住，不待劬勞而成下趣」。

關於這點我在十五年以僧教育之方省文中亦曾經這樣說

過：我們常看到普通初出家的人，對於三寶非常信仰，久而久之，信仰心就漸漸冷淡了。但現在的學僧，對佛學院也有這種現象，未入佛學院之前，對於佛學院和教師，都非常信仰，但住過一兩學期之後，什麼也不在乎？一點師承觀念都沒有，甚至不及普通人！我們常聽到許多佛學院的學僧，總是不滿意他的學院和教師，然而換一個佛學院該好了，可是他的態度，仍是不滿意，結果把全國的佛學院跑遍了，空無所得，虛糜信施，辜負師長，這不但對不起自己，同時也就是僧教育中的罪人了！這是我們應當牢記的！

五　結

說到這裏一切的責任全都是在我們身上，即是否我們能做一個現在的一個現代的學僧。譬如要先有好的因子，然後方有好的果實。現在的學僧，乃是未來佛教主人翁，所以要未來能盡責，須先看現在能否做一個好的學僧。我們看到現在的住持佛法的僧伽腐敗，受人指摘和批評，萬不要我們自己也站在受人指摘和批評的位置，那世界也就幸甚。佛法也就幸甚了！希望勇敢直前吧，不要再因循顧盼吧！未來的佛教正是萬丈光芒的！努力！努力！　二十四年十一月一日

青年學僧兩點錯誤的心理

芥舞

一　求知慾太盛旺了

僧青年能夠自己認識自己在社會上所站的地位，能夠自己認識自己在佛教裡所負的責任：有些自己放棄了「小當家」，有些毅然從「經懺場」中昂頭的走出來；而甘心情願，辛辛苦苦，在佛教「教育道場」裡面，找點書讀，這，誰說不是現代佛教裡面底「活菩薩」哩！求知慾盛旺，原是應有的現象，而且也是最好的現象；我們怎麼還忍心說這是錯誤哩？不是的，我只是說青年學僧求知的心情太急了。他不懂得求學的秘訣，只是一個「銖積寸累」，只是一個「日就月將」，只是一個「按步就班，循序漸進」！他只想「一步登天」，他只想「一口吃成一個大胖子」。天底下那裡會有這麼容易的事情哩！於是他底煩惱就緊緊地嚙食他底肺葉了！

這裡住三個月，不合自己底口胃；那裡住五十天，仍然難滿自己底慾望。東跑，煩惱！西跑！，還是煩惱！一年三百六十日，日日在奔尋自己適當求學的道場！日日在奔尋自己適當求學的道場！時間，白白地消失了！金錢，白白地消失了！精力，也白白地消失了！甚至「這山望到那山高」，乘着一股興頭，跑到那邊山上去了。回轉頭來看看：仍然只好

自己倒抽一口氣！這雖然是環境辜負了我們，陷害了我們！但是，我們自己只憑意欲衝動，不能用冷靜理智，分析我們自己所遭遇的特殊環境。這，也可忍住我們自己心頭創傷，說是我們「自賺苦喫」！尤其最危險的，就是我們頭碰多了，或許會更冒起我們火性；在不知不覺間，將我們引到自以為詫異的路途上去！這種實例，在我們學僧界裡，恐怕撥起指頭，也够我們有一回數吧？——雖說近代僧教育還只有一點短簡的歷史。

因此，我覺得我們自己有相當閱讀能力的學僧，就要靠我們自己！我們再不能懷着一股熱情，那樣無代價的傻跑了！讀一句，是一句；讀一頁，是一頁，讀一本，是一本。只要我們能够永恒的咬緊牙齒做下去。雖說現在的環境，辜負了我們；在將來，我們自己是不會辜負我們自己環境的！至於自擋自己閱讀的能力，尚未養成。好像在這裡，也寃曲了自己；在那裡，也寃曲了自己。東跑西跑，竟無我們自己底安身之地。這，怪誰哩？——恐怕只能說「我們自己給鬼摸燒了頭」！

這時候，我們只能曲合環境，勉强自己讀一點書；若是硬要揀別適當的環境，冀求在短促時間以內，就將我們自己造成一個什麼樣子，那，恐怕我們就沒有書讀了！？

端靠自己！端靠自己！端靠我們自己！！

二　將來到社會上去宏法

在讀書的僧青年，能够懷着「將來到社會上去宏法」的願望，當然也是伊蘭林裡底「旃檀香」了！但是，與其等到將來，不如現在就在同學裡面宏起法來。因為我看到我們有許多同學，在演講及寫的時候，怪起勁的，左一聲「宏法」，右一聲又是「宏法」。眞是說得津津有理，頭頭是道。但是，一覈實際，卻同學與同學之間，尚不能互相和睦，互相護助；甚至常鬧無明，打支岔。你看到我紅睜眼睛；我看到你掉轉腦殼。這樣子，我們將來就能到社會上去宏法麼！？假定說宏法，而毫沒有蓄養一點能力，就能够到社會上去宏法。說蓄養能力，就只要自己寫得幾篇文，講得幾句經，於是就是實際的力量了。這當然我們自己也曉得是錯誤。同時，我們從前幾年的一些佛刊物上，可以找到一些「前輩學僧」的偉大作品；但是，還有許多「前輩學僧」的人呢？我們卻有不少的找不到下落了！

我們要現在宏法！我們要向我們自己宏法！我們要向我們底同學宏法！不然，恐怕我們已經踏上了許多「前輩學僧」路子！危險的路子！我們還不自覺！

二五、四月、釋迦牟尼佛聖誕前二日。

代郵

等慈法師：信稿都收到。未刊華僧之稿，即恐引起無益糾紛，不圖仍未得塵下相諒，誠以為歉！弟意國內佛教刊物既未發表對方稿件，尊稿仍以不發表為宜，尊意以為如何？此請

學安！

弟通一合十

理想中的中國佛教

仁林

引言

佛教流傳到我們中國來，在時間上雖然佔着很悠久的歷史；但是佛教在中國的黃金時代，在歷史上考察起來，祇有唐代的佛教放了一線的曙光，這一線的曙光，不但爲空前未有，就是將來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得出現，這是何等地可悲啊！唉！有志振興佛教的大德長者們，看着現在這種佛法不興僧格墮落的現象，的確是要痛哭流涕的。不過我們青年僧伽大家平心靜氣地想一想中國佛教不興的最大原因究竟是什麼？我想大家一定會異口同聲的答道：「是僧伽無能」四個大字吧？讀者諸君如其不信，我可以引一個例子來証明一下，你看：日本僧伽的行爲的確不是一般眞正信仰佛法的人所贊許的。但是，他(日本僧伽)那種研究佛學的方法和布教的精神，眞正是我們中國僧伽不能望其項背的。所以日本的佛教能够日興月盛的向前發展，而中國的佛教仍然還是死氣沉沉，這顯然地就是「僧伽無能」與否的原因而已，所以我現在對於「理想中的中國佛教」這個題目，覺得很有討論的必要，依我的鄙意，最底限度，要有六個條件，將來的佛教才有大放光明的一日！

(一)「實行考試制度」，佛教實行考試制度，古來就有的，例如唐朝頂頂大名的玄奘法師考試還不會能够及格，於此可見當時(唐代)出家是很爲難的一件事，同時也可以想見當時的僧伽沒有一個無知無識的衣架飯囊來佔着高貴僧伽的名義的。所以唐朝的佛教能够日興月盛，僧伽能够爲社會人士所欽仰，「不是無因而會有的」，反之，現在的佛教這樣衰頹，僧伽這樣墮落，「也不是無因而會有的」。在這里，我們要問一聲，究竟這是一個什麼原因呢？要解決這個答案，老實說一句：「就是實行考試制度與否的原因」，考試制度能够一日實行，佛教就能够一日振興，僧伽也就能够一日不墮落，反之，假使考試制度一日不實行，佛教也就一日不得振興，僧伽也就一日墮落無能。這樣看來，考試制度既然這樣重要，那末，我們要想佛教發達，僧格提高，不能不實行考試制度，這是必然的事實，無須我來饒舌的。

(二)「整理廟宇制度」：我們知道中國的大寺廟，具有一萬或八千畝田的，的確是不在少數。不過可惜這些田地的出產，完全被當住持的方丈或當家的一人所操縱把持，他們(方丈們)對於佛教前途的興衰和利益社會的事業，統統置之於九霄雲外。我眞不知道他們(方丈們)把每年廟產所收入的金錢妄費到什麼地方去了。所以我覺得這種制度(一人主持)

如果長此以往下去，將來中國的佛教和僧伽眞有不堪設想的一日。因此之故，所以我們要想中國佛教革新，中國的這種寺廟制度，(同上)，不得不大大地改革的。改革的方法我覺得是由中國佛教會調查全國各省寺廟的田地，調查的結果，如果是在一千畝田以上的寺廟，就要設立個初級佛學院，(學僧總在三十名以上四十名以下)在五千畝田以上的寺廟，就要設立一個中級佛學院，(學生總在五十名以上六十名以下)在一萬畝田以上的寺廟，那就要設立一個高級佛學院或研究院等(研究員總在一百人上上)此外關於寺廟財產的收入和支出等等的事項，在表面上雖爲寺主一人所管理，但是，在實際上一定要公開的。就像太虛大師作南普陀的方丈一般，我想，如果全國的寺廟都能夠這樣實行下去，十年以後的佛教和僧伽，恐怕不會亞於日本了。

(三)「採取日本僧伽布教的精神」：日本佛教從宣揚佛教的精神，不但在國內勇猛精進的集衆演講，就是現在歐洲各國差不多都有日本僧伽建築教堂宣布佛教。這一點，眞叫我們研究佛教先進的中國僧伽，淸夜捫心，的確要愧死了！因爲現在我們中國的僧伽不但不能夠向外去宣傳教法，就是在本國內眞正能夠傳揚教法的，也是如鳳毛麟角。這樣看來，所以中國佛教不能發達，少人宣傳，這也是一個主要的原因，何以故呢？因爲世界上無論任何高尙的學說，假使人家根本就不懂，怎麼能叫人家信仰你的學說呢？又怎麼能叫人家依你的學說而行呢？所以無論什麼學說，要叫人家信仰，修行的話，一定要先有一番宣傳的工夫，使人家認淸了你這學說的眞理，人家自然會信仰會依你的教法而修行的。這樣看來，具有最高眞理的佛教，要想叫世間人們信仰修行，也一定要先有一番宣傳的工夫的。所以我們「理想中的中國佛教」，希望每一個僧伽都要能夠宣傳佛法，同時每一個僧伽也都要有日本僧伽布教的那種精神。

(四)「要建立人間的佛教」：六祖大師說：「佛法出世間，不離世間法，離世覓菩提，猶如覓兎角」。我們如果是有一點智慧的人，從這一首偈中，就可以知道佛教不是離開世間的東西了。所以我們「理應中的中國佛教」，一定要建立人間的佛教。所謂建立人間的佛教者，就是要我們佛教徒實行諸佛菩薩入世度生的事業和精神。比方現在世界各國正在那里準備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我們佛教徒就應該負起宣傳世界和平的責任來；又譬如現在中國眼前不知其數無衣無食的難民，我們稍有金錢的佛教徒，就要出一點金錢，補助這些難民，以免其飢寒的痛苦。諸如此類的事情，都是我們僧伽「建立人間佛教」的工作，也是我們僧伽所應該精進努力的事業。

(五)「要有豐富的佛學著作」：我們知道宣傳佛法固然是爲振興佛教的一樁工作，但是著作佛學也是振興佛法不可少的一件事業。因爲宣傳佛法不過是限於一時和一地的一個機會，而著作佛學是常常時恒恒時乃至世界各國都可以從這本書中看到佛教的眞義的。這樣看來，著作佛學的事業比較宣傳的工作還應該重要些。可惜現在中國的僧伽所有的佛學著作，眞可算是鳳毛麟角。所有者，不過是太虛大師一人所著

的現實主義法相唯識學概証等等的幾部傑作，（等指自由史觀文鈔等）這幾部傑作，流行在現在社會上，的確是膾炙人口的。我想，如果中國的僧伽，個個都有太虛大師這種驚人的佛學著作，那末，中國的佛教，最低限度，要有十分之八的人來研究佛教乃至依佛教而能修行的。

（六）「僧伽要嚴守僧律儀」：我們知道僧伽是具住持三寶的資格的，所以住持三寶的僧伽，一定要有住持三寶的道德和行爲，才可以眞正住持三寶。住持三寶的道德和行爲究竟是什麼呢？概括說一句：「就是僧律儀」，假使做一個僧伽而不能遵守僧律儀（比丘二百五十戒）的話，那末，這個僧伽的道德行爲就與世俗人無異無別，僧伽既然和世俗人無異無別，那里能夠住持三寶呢？所以日本佛教雖然是很發達，佛教徒對於佛教雖然也有相當的認識，但是他（日本僧伽）的那種俗人行爲是一般眞正信仰佛教的人所不敢贊同的。因此之故，所以我們「理想中的中國佛教」，僧伽的知識學問，可以模仿日本，僧伽的道德行爲還是要依照僧律儀，萬不能模仿日本的。

結論

以上的六點，不過是就我個人的管見所及，寫出來的一點意見，這一點意見，在我個人看來，實在沒有發表的必要。但是我相信如果中國的佛教能夠依這六個條件一一地做去，那中國佛教前途的發達，眞不亞於十九世紀歐洲的科學了。因爲現在中國佛教內部的頹靡，腐敗的原因，好細地考察起來，雖然是很複雜；但是其所以頹靡，腐敗的最大原因。我敢說：「不出乎這六個條件」，所以我們如果把這六個條件一一脚踏實地的做去，佛教頹靡腐敗的現象，自然會於無形中消滅的，同時還要顯出一種勃然嶄新的好現象出來，可以恢復我們中國唐朝佛教的黃金時代，還不是爲難的事。

民國二十四年六月初十日寫于閱院自修室

如何建立我們理想中的新佛教

達初

發端

時代如車一般不斷地在進展着，人們鬥爭殘暴的心理也隨着那時代的車輪有增而無減；這全世界已是充滿着競爭殘暴的暮氣，走遍了天涯尋不着一片和平的樂土，生存在這種萬惡世界裡面的人們，是多麼的苦痛不安啊！

推究這競爭慘殺的種因，固然具有很多的原素，但其主要的原因，却不能不算是那西方物質科學昌明的原故。因爲人們一受了這物質科學的洗禮，大家都追求物質上的美滿，

希圖物質上的享受，愈求愈貪，愈貪愈求，結果，由爭個人物質上美滿的享受，而爭一家人物質上美滿的享受，由一家而一族，一族而一國；人與人爭，家與家爭，族與族爭，國與國爭，以致弄得世界無一日的安寧，而人生的痛苦也日益迫切了！

這種人生的苦痛，人們天天企圖着擺脫，而渴望迅速的解救，但是謀解救，必求解救的方法，而解救的方法雖多，其最迫切最重要的，莫若以佛法改造人們的心理，使那醉心物質科學的人們，不圖物質上的享受，轉求心理方面的安樂，人們貪求的心可漸減少，爭殺的事可由是息滅，世界可由是可有和樂的希望，人們的痛苦亦因是而解除。先總理謂：「佛學可以補助科學之偏」，其言誠不誣也！

要以佛法改造人們的心理，必賴佛教徒的努力；但是，現在一般佛教徒，自身已衰頹腐敗得不堪言喻，這凡是洞悉佛教內部的人們，已知道得很澈徹，毋須我再來饒舌。佛教徒本身既如是腐敗衰頹，焉有宣傳正法，改造他人心理之能力？諺云：「未能自度，安能度人」呢？

如果欲使佛教徒荷負改造社會人們心理的重大責任，那末必須先改良佛教本身的積弊，重新來建立一個健全的新佛教，使今日腐敗不堪的佛教成爲一個生氣蓬勃完善整齊適合時代的新佛教。所謂新佛教者，就是適合於現時代的需要者；反之，仍爲枯朽腐敗的舊佛教。我們如何來建立適合時代需要的新佛教？這個問題我們不能不加以討論：

一　組織堅固的教團

凡是一種主義的成功，或是一種宗教的成立，他們必有組織堅固完整的團體，要是沒有健全組織的團體，則他們的主義，或者宗教，就沒有成立發揚光大的可能。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是眞正救世主義，人間和平的使者，它的宗旨比任何宗教主義都高尙，它的使命比任何人都重大，任公謂：「舍已救人之大業，惟佛教足以當之矣」！這樣偉大的宗教，非有有系統有組織有紀律健全完整的教團不可。可是現在的佛教，從外看來，雖有着××會等的團體，但是一察其內容的組織，簡直黑漆一團，完全由幾個僧閥和幾個賴佛餬口的居士所把持，他們除了做些等因奉此的官樣文章（其實也做不好，連中國佛教會擬的學院組織大綱，尙被教育部斥爲不識大體。）詐取無知僧尼的金錢外，簡直什麼都不管。這種有名無實，掛羊頭賣狗肉的教團，是自害而無一利！我們要建立適合時代的新佛教，首先就得組織起一個完整的團體。這團體的組織，要眞正能爲佛教謀幸福，爲社會謀利益。在組織的人員方面，不能用幾個少數的僧閥和賴佛吃飯的居士所操縱；必須由全國有志爲教犧牲的僧伽來共同組織，推選具有高上的道德和淵博的學理的大德來主持。本着僧伽六和合義來建立，根據佛陀的大悲救世主義去化導社會，使它成爲名符其實，堅固不渝，和諧合聚的淸淨僧團。有了這樣健全完善的團體，然後我們再去做那內整教規外弘佛法的事業。（佛教團體組織法，可以依照太虛大師的整理僧伽制度

論，這裏也不盡述了。）

二　普及佛教的教育

有了組織完整的團體，我們就要切切實實地去做利益人羣的事業，利益人羣最急需要的，莫過弘揚佛法；以佛法的道理去改造人心，社會，國家。語云：「若不說法度衆生，畢竟無能報佛恩」。心地觀經亦說諸布施中，以法布施才眞實能報四恩。其文云：「前二者布施，未名報恩，……能修如是第三眞波羅密多，乃名眞實能報四恩。……以眞法施一切有情，令發無上大菩提心，是人當得証菩提時，廣度衆生，無有窮盡，紹三寶種，使不斷滅；以是因緣，名爲報恩」。眞的，發揚眞佛法，創造善人生，較之用政治法律去壓制人們，其効力眞有「霄壤之別」咧！可是這種弘法的僧才，在這佛教衰頹現況之下，簡直是「鳳毛麟角」的稀少。僧才的缺乏，完全由於僧教育不發達的所致；中國全國僧教育的機關，總計不過二十多個，在這二十多個當中，並且多半是掛羊頭賣狗肉，徒藉辦僧教育的虛名，撐持他們的門面，眞實爲造就僧才住持佛教而辦僧教育的，恐怕連四分之一也難找到吧!?嗚呼！僧教育如此，無怪乎全中國數十萬僧尼中完全變變成了啞羊一般的僧育了！平均在一百個僧尼中也找不到一個受過相當僧教育的學僧，還說什麼弘法利生？那眞是夢想的夢想了！

因此，我們要建立適合時代的新佛教，第二步的工作，務須要普及佛教教育，造就弘法利生的僧才，減少無知的僧育。在每一縣分的當中，至少要設立二三所的佛教小學，每省當中至少得設立四五所中學，全國需要建立三四所的大學。—這是最低的限度—使一批一批的僧新年，都能有受僧教育的機會，不再做那無知無識的啞羊僧；造成荷擔弘法利生的專門人才，本着佛陀大無畏的精神，去努力化導社會，利益人羣。

三　建立人間的佛教

六祖大師說過：「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我們修學佛法，不是單爲着自已求了脫生死，離開三界，獲得涅槃的安樂就算了事，這種自私自利的自了漢，佛會斥爲「焦芽敗種」，不是大菩薩的行爲。菩薩是以利他爲前提，處處爲衆生着想，瑜伽菩薩戒本謂：「菩薩唯觀有情義利，非無義利；自無染心，唯爲饒益諸有故」。菩薩欲令一切衆生離苦得樂後，自己才肯安享涅槃之樂，所謂：「衆生度盡，方証菩提，地獄未空，誓不成佛」。這種犧牲自我，利益人類的精神，才是眞正菩薩行。我們要建立新的佛教，應當學菩薩犧牲自己利樂他人的精神，將佛教播布到人間去，不要把它看做是一種專利品，把它關在山門內，是要把它從山門的裏面，搬運到山門以外—人間去—去才是。

本着這種利他精神的，雖也有少數的大德高僧，藉不暇煖地這裏講經，那裏弘法；可是他們這樣的弘法，只能利

益那一班貴族階級的老爺，少爺，太太，小姐，那中下階級的人們，是不容易獲得他們的恩惠的；同時他們所講的那種圓滿的大乘佛法，「天台家的「一心三觀」，華嚴家的「一眞法界」，在從未研究過佛法的人們，聽了眞是有點莫明其妙。所以每次法會當中，雖也有着幾百人的聽衆，可是要找到能領受這種高深教法的，想怕百中也難得其一二吧？

他們這種弘法的方法，對於社會方面，雖也有相當的利益，這利益畢竟是太微少偏狹了。我們要建立人間佛教，令人世間獲得重大的利益，勢必要能夠廣泛的教化一切人們——上中下階級——，令一切的人們得聞佛法，人世間的一切皆受佛教的教化。這在弘法的方法上，是再不能「墨守陳規」了。我們一方面要用口頭的宣講，一方面要用文字的宣傳。口頭宣講，不妨採取那耶回兩教布教的方法，隨時隨地的各處宣講。講的材料，要重在人天乘的教法——三皈，五戒，八正道，十善——，不要高唱那些四攝六度菩薩乘的大法；在這人欲橫流的世界裏，人們做人的資格尚未具足，教他們做菩薩，佛，是不啻教那不會走路的小孩去學那大人的賽跑了。「學佛先從做人起」，的確是「句至理名言，我們有了做人的資格，然後再學菩薩，佛，等於孩子學會走路，再學賽跑，才不會有折足的危險。文字宣傳，固然同樣地宣傳人天乘的教法，最重的是要採取通俗淺顯的文字，文字艱深了，普通人不能閱讀，只能供少數人的閱覽，不易走到普及佛化的途徑上去，所以文字要力求淺顯，愈淺愈妙。

四　創辦慈善的事業

佛教以慈悲爲宗旨，所謂：「無緣大慈，同體大悲」，不分親疏，貴賤，男女，老幼，飛禽，走獸，皆是同等的看待。佛是以一切衆生的苦痛爲苦痛，衆生的安樂爲安樂。不論任何衆生有了痛苦，他都不惜犧牲的去救度他們。我們佛教徒，身爲佛子，當本我佛大慈悲的精神，以博愛的心田去爲一切衆生謀幸福求利益，祇要於衆生有利益的事，就是赴湯蹈火亦不容辭；尤其處在天災人禍交相逼迫的當兒，衆生痛苦日甚一日，我們除開弘揚佛法教導人們以外，應當做點較爲切近的利益事業，解除他們當前的困苦，不然，那就有違我佛慈悲的本懷了。

現在的佛教徒，口頭上講着慈悲，事實上毫無慈悲的表現，雖坐擁巨大的寺產，却供給自己恣意的揮霍，要教他們做點社會公益慈善事業，比教他們登天還難。唉！這樣還能算佛教徒嗎？簡直是「拔一毛利天下不爲」的楊子之徒了，我想，釋尊有靈，也要在靈山放聲大哭吧！？我們要建立新的佛教，除開上面的三種事業，應該創辦慈善的事業，如孤兒院，養老院，平民醫院，平民學校，……。不要徒喚慈悲的口號，要從實際方面來救拔人們的痛苦。語云：「當仁不讓」，我們負有弘法利生職責的佛教徒，不打起救人濟世的精神，毅然決然來興辦這些慈善事業，還讓誰來辦呢？

結論

生在這百事落後的中國，尤其做比什麼人都落伍的佛教徒，看看日本的佛教和國內耶回各宗教的生氣蓬勃，飛黃騰達，日進千里，我們眞要慚愧得無地可容了！

中國人沒有團結性，這早爲外人所訕笑，而佛教徒—僧伽—是雙料沒有團結性的凉血動物；碰着人家要提撥他們的廟產，或是佔據他們寺廟的時候，他們甯可向那一班賴佛吃飯的佛棍—假名居士—去頂禮膜拜，在那安然無事的時候—他們自己認作無事—決沒想到自家預先組織一個有力的團體，準備和那些冀虞寺產的人們抵抗，都是抱着、「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個人主義，沒有一點互助團結的精神，說來眞是令人痛心！

像這樣衰頹的佛教，我想不待人來滅亡，自己却已走上自殺之路了！同志們！我們不能袖手傍觀，讓在中國有二千幾百年光榮歷史的佛教，在我們的眼前這樣的滅亡，我們應該一致的團結起來，趕快謀解救的方法，我們要作那種藍褸斬棘披荆的工作，從枯朽腐敗的佛教裏面，打條出路，別開生面，來建立適合時代的新佛教。我們要知道社會是需要我們，不是厭棄我們的，現在我們不受社會的歡迎，受社會的擯棄，這，我們不能歸罪於社會，是我們自家不景氣的壞現象，給與社會人們影響太深的所致。假使我們從今以後，能這樣地組織堅固的團體，普及佛教的教育，建立人間的佛教，創辦慈善的事業，社會爲之歡迎不暇，焉有驅逐僧尼提撥廟產的舉動呢？青年的同志們！我們一致起來努力吧！！！

十，二八日寫於武昌佛學院

僧青年的煩悶

谷音

「我恨春天，因爲春天只能給別人以快樂，而不讓我享受一點。它所給我的，只是一些煩悶，一段憂愁……」。

在一個炎威迫降，熱氣蒸蒸的初夏午後，我忽然接到亞君寄來一封信；一封不得意的信。其中有這樣的話：「我覺得世界上只有一輪慘淡的月亮，日球已給大砲轟碎了，黑暗的氣氛侵遍全球，大自然的樂園已成了修羅的殘殺之場；人心越變越狡詐了。前途險惡，處處都有陷人的深坑，吞人的虎狼；我底腦袋已給不介意的暗釘子碰傷了，傷痕，恐怕今生總不能洗去—啊！我的舌，我的唇，只漸趨向於枯焦之途，自後不願再在親愛的同學們面前的痛哭流涕地訴苦！將效達摩祖師的沉默而面壁了！此舉吾兄同情乎？」這一段可歌可泣一字一淚的「哀音」，是我的知友亞君自姑蘇城外的太湖心裡一座小山上的古廟中發出來的。他，他是異乎尋常的青年僧伽；他的爲人：不喜誇大狂，沒有自傲與看不起人的習氣

。做事不主張空喊口號，吹大牛腦筋沉靜，對於學問，尤重脚踏實地的虛心研究；對於待人接物總是溫和而謙恭。因此同學們皆替他取了一個綽號：「隱士」；這個富有沉默風味的隱士與我最要好，自從那年在法界學院畢業以後，好久沒有通過音問。——我呢？爲求學問深造計，所以負笈閩院，他呢？就從那時起，眞的做起「隱士」來了。據他這次來信敍述自己的生活情形是無天除了正當的功課閱讀經書與溜覽報紙雜誌外，早晚還要拜佛；閒暇的時候就獨自一個子到深谷林藪中或在羊腸的小山道上散步，聽聽鳥兒的歌唱，溪水的流聲，眞個意外桃源，享盡人天的快樂。他底生活方式，在旁人看來，總疑心他已不是勇敢活潑的僧青年了，而是變爲血氣衰落的老年人了。這從他日常的生活上是可以証明的。

不過，我們要認淸人的本來面目，它是一團煩惱習氣所造成的東西，誰也不能脫離煩悶苦惱的圈套，是故佛說「衆生以煩惱爲因」，他底意思即指我們的心坎中由無始時來就有一顆染污的煩惱種子潛伏着了；而且這粒種子有時可以發生狠大的衝動。（如殺人的戰爭，你掠我奪，勝者欣歡，敗者消極等例）。

現在我的朋友亞君在物質上雖然得到少許的安慰，然在精神上可算受盡煩悶的壓迫和苦惱的纏縛了；他煩悶的因素，並非基於本能，而是由於外境的種種刺激所以才會這樣消極。不信嗎？事實擺在我們眼前，如目前的世界政治舞台所演出的花樣，麼給人以難堪，中國本部的內禍外患，中國佛教的頹衰，僧青年的無出路，一個個，一貫的死氣沉沉，不幸的事情接踵而至，此情此景，能令僧青年們不消極而痛哭乎？

關於僧青年的應負責任，「振興佛教」一事，任你叫破喉頸，奔走呼號，也沒誰來睬你啦！所謂「理想終是理想，事實終是事實」，互不發生關係。

關心佛教的人，總想佛教當着漸有生氣的佛教看，在形式上，或可講得過去，在實質上，恐怕還是依然故我吧！

談到青年僧伽的求學與出路一節，尤是難題。譬如現在的學院大都是掛羊頭賣狗肉，表面大吹大擂，實際的課程及有益於學僧讀書的設備，空虛得不可言喻。一般熱血騰騰的僧青年，因爲意志薄弱，沒有充分的經驗，往往「不遠千里而來」的受騙；學問未曾學到，倒把人財虧送了，這是我們求學的人最感痛心最寃枉的事。出路問題，在大家的腦際早已成爲緊要而嚴重的問題了；就如回小廟吧？討厭，那樣冷寂的老家誰願意回去！到叢林去吧？這話聽了就頭痛，寄身罪惡的淵藪，誰要幹這傻事！升學吧？起碼的地方去幹嘛？太高的地方（其實也沒有），我們的程度不够料，或者也沒有相當的人介紹以及因爲人滿的關係不能立刻進去。——這就成了學僧出路的懸案，年青的學僧們對此不得相當解決的懸案怎能不悲傷而煩悶呢？

僧這類的煩悶不是我們言語所能道及的隱痛正多着咧！例如學僧們的生活老是機械地帶着灰暗的色彩，乾燥無味，精神上得不到一點快慰。在行爲上又有各種（可以解放的）制度桎梏，不能自由在地過活（如叢林式的生活，方丈大和尚

吃好的，住好的，清淡吃壞的，住的地方一點不衛生，如此不平等的階級生活令人生氣），在思想上受着無形中的束縛，（如社會上有許多事情和尚不能過問。又如一般人看到和尚的文章就要作嘔。若你想投一篇稿子到世俗的雜誌上，文中稍有談及佛家教義的地方馬上就會投之字簍，怎不令人心酸！）

以上所言，大概總可算是一幅完美的僧青年的煩悶寫眞吧！

勇敢有爲的僧青年們，你們眞的願意屈服在煩悶之魔的膝下嗎？我想，我細細的想：大約你們決計不會如我所料吧？忠誠的告訴你一句：現代的人，只有自己救自己是最靠得住的，假使你自己不振作（別人不能替你分去一點苦悶），不但永遠的感到煩悶，而且有被惡劣環境所淘汰和同化的危險哩！這樣，還談到甚麼「振興佛教」呢！還算甚麼消除五欲塵勞無煩無惱的僧伽呢？

須知：「若不鏟滅你煩悶的種子，肚皮確有漲破的危險（？）朋友！還是打消你的煩悶，提起大乘化的雙利精神，努力向黑暗的道上去求光明罷！

廿五，五，十七；寫於閩院。

我所感到的痛苦

仁性

我覺得普通社會的人們總以爲人生在世沒有什麼「痛苦」似的，可是我們仔細地想一想，老實說一句：「簡直兒無時不感到痛苦的」。我個人自從十一二歲的時候，就感覺到做一個俗人造種種惡業，結種種怨仇，眞實是毫無意義的，由這一個念頭發生之後，，於是我在十四歲的春天，我就決定辭別父母而去披剃出家了，那時的我，總以爲一出了家，對於世間的種種「痛苦」決定可以避免的。誰知道一出了家，對於處世爲人的種種「痛苦」，還不時地現在我的心中，這眞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了。舉事實來說：出方我初出家的時候，我的師傅命我到私塾里去讀幾年書，在他（師傅）的意思，以爲我讀了幾年書，學問一定會成功的，將來去住叢林，最低限度，都有一個方丈或職事幹一幹的，可是他（師傅）不知道那個食而不化的私塾先生，跟他讀一輩子書，學問也不會好到那里，沒有什麼進步可言；所以我讀了幾年書，不曾得到絲毫地成績，使我的師傅大失所望，這是我出家以來所感覺到的最大「痛苦」。至於我受戒後，家中的師長來信料我去住叢林，我回信到家說住叢林不是青年人所應走的道路，他（師長）於是又來了一封信，意思是說你（指我）如果不去住叢

林，家中是不津貼你的學費，隨你去瞎打窮混了，我接到這一封信，左思右想所得的結果，還是拿定主張自動地去當一個青年學僧，才可以滿足我的志願。所以我在民國二十一年的春天，就由焦山到竹林去讀書了。在竹林不久，因着身心不安的關係，就轉學於常熟法界學院，在法界學院住了一年多，又轉學到厦門來，我想像我這幾年來所過的讀書生活，真好像雲水僧差不多。忽南忽北，形踪靡定。不過時間最住得長久的，要算是閩院，這樣看來，我的學院雖則住了兩三處，可是自己檢討數年來所得的知識學問，就實地講一句，的確是無面見江東父老，這也是我所感覺的一點「痛苦」。尤其是到了現在，已經知道自己站在青年學僧的地位，應該負着弘法利生的責任，去替佛教做一番相當的事業，才對得住佛教和自己。但是一反想到自己的知識學問是否能去做宏法利生的工作呢？憑良心說一句：「自己當一個現代的青年學僧，還不曾够資格，你看那里能够去宏法利生呢」？想到這一點（學德不足），的確要叫我「痛苦」得流淚不止了！！所以無怪乎大聖釋尊說我們這個娑婆世界是苦的世界，這個世界所住的衆生是苦的衆生，現在以我個人所得的經驗，的確是感覺到終日住在苦惱城中，沒有絲毫地快樂可言的，老實說一句：「我們要想「快樂」，除了行菩薩道（上求下化），完成佛果以外，是找不到快樂的」。因爲在（世間）做一個人無論如何總跳不出「痛苦」範圍的。要跳出「痛苦」的範圍，祇有斷煩惱，証菩提，達到佛的境界，那就永久沒有「痛苦」受了。我希望世間的一切有情，個個都能够達到這種境界（佛的境界）。

一九三六年三月十六日寫于閩院自修室。

我理想中的佛學院應有的設備

玉泉

佛教的教育，從歷史方面看，已經有了幾十年努力的經驗了；可是從成績方面看，未免使人太失望了，恐怕要拿極度底顯微鏡來觀察這幾十年的成績，才能依稀糢糊看出一點印像，假若嚴格地說一句：這幾十年的教育的成績，實在是等於零。

試觀目前的佛教，依然是暮氣沉沉，沒有一點朝氣，思想健全底人材，簡直寥寥無幾；一切的制度還是大糟而特糟。何故辦了這樣悠久的僧教育，結果還是這樣使人失望呢？因爲這幾十年所辦的學院，大都皆是「掛羊頭賣狗肉」沒有完美充分的設備啊！

因爲已往的學院多半是附設在叢林裏，外表掛着一個學院的招牌，內容純粹叢林式，單所謂刻板底「行持」課，就使

人忙得頭昏眼花，還有什麼餘暇去專精注神地去求學呢？或者辦學的動機，是受着潮流的驅使，辦着一個形式底學院，以做他支持門庭的保障物。他們祇是一味敷衍塞責，但求外表體面，學僧的研究精神和成績如何，他們是不願問的；所以釀成今日千瘡百孔的佛教，這般辦學的人至少是要負大部分責任的！

唉！倘再因循自守，不徹底改良教育，訓練人材，恐數百年後，大法的生命就要殞滅了。然而現在改良教育的第一步工作，就是要將佛學院內容，設備得完美妥貼。現在以我個人對於學院理想中應有的設備，有下列幾項：——

（一）觀堂、我們要一方面守舊，一方面崇新。就是一形式要舊，思想要新」的道理。所以對於叢林式的舊制度，仍然要保持着。況且在每日飯後舉行一次，既不妨礙學業，又能調劑身心。因先行後坐，行可以活潑四肢，鍛煉身體；坐可以靜養心性，恢復精神。所以我們對於習觀不可視爲腐敗而置之腦後。

（二）閱報室、人民不能離開社會而獨立，那末我們僧伽也是人民一份子，當然不能例外。既不能離開社會而獨存，那末對於國家的情形，世界的現狀和趨勢，必須略知梗概，才不至到處碰壁。

（三）圖書館、大都求學的人，經濟總不能十分寬裕，所以常常對於所急需的書，而不能心滿意足地買個痛快。縱有少數經濟充足的人，可是所需的書多得很；而且書的代價異常昂貴，總不免感到「鞭長莫及」的難憾。倘能陳設一個小規模的圖書館，將各人所有的書籍，陳列裏面公閱，不但省下經濟，使同學們都能得到充分的知識；又合乎我們僧伽和合的精神，這是多麼討巧的事！

（四）出版部、我國佛教所以不能宏揚光大，使社會人民生着深刻底信仰和欽佩，固然是人材缺乏；同時也有一部分是因爲雜誌太少，不能用現代式的文字，將佛教甚深難知的玄理，貢獻於社會，所以就被譽爲荒唐迷信了。

（五）體育部、現在一般青年，往往因求學，把身體弄得面黃骨瘦弱不禁風的。甚致咯血而夭亡的，眞是更僕難數。這是多麼悽慘痛心的事啊！然而推究這種不幸結果的緣因，總是因爲少運動的關係。

（六）演講部、演講已成爲現實社會裏交際和公共集會的工具了，可是演說並不是一回容易事，常有登臺的時候，言詞囁嚅雜亂口不應心，姿勢呆板拘泥，這總由於平時不常練習之故。尤其是我們僧伽，要時時注意練習，因爲宣傳佛法，非言詞流利清爽，動作活潑，態度高雅，不足以使人起信。

（七）課程、現在學院裏所分配的課程，總是拉雜無序，使學僧聽得心悶頭痛，發生退化的心。不是程度不夠，對於課程生吞活剝，不能得到充分底利益，就是程度稍高，對於課程反淡如涼水，不能感到濃厚底興趣。所以要使學僧成績能循序地前進，課程的分配，也是辦學最重要的一種條件。

（八）聘請教員、學院裏現實的通病，總喜歡於經濟上貪小便宜，拿四五塊錢的月薪，請一些冒牌的教員，自己既似

通非通，用以教人，恰如以盲引盲，因此學僧的攻擊反抗就發生了。學僧於教師的學識根本既無信仰，結果是講者諄諄，聽者貌貌，學院因此就發生不良底現象了。

（九）辯論會、現在有多數的學僧，就他求學的歷程看，已經冠冕堂皇地求了幾年學；就他學問的質上看，眞是「外強中虛」。所以雖然求了幾年學，沒有卓然可觀的成績，是因爲單靠着教師機械式的上課，沒有互相自動研究的緣故。所以當讓學僧在課外的時候，有互相辯論和討論的機會。詩經上不說過的嗎？「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他山之石，可以爲錯」。理以愈辯而愈明，就是這個意義。

（十）組織自治會、教師大都與學僧隔閡，所以學僧內幕的情形，就蒙蔽不知，所謂：「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而學僧也就因此有種種不軌底行爲發生，甚致破壞全體的名譽。倘以同學的地位來干涉，不免有「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的譏嫌。所以學僧自治會的組織也是必要的。

倘能如上面所建議的幾項設備，我想雖不能刻立使佛教育止於至善；至少於將來佛教的新建設是有相當幫助的，賢明的諸方大德！你們願意聽我的饒舌嗎？

昏途火炬

明眞

這是明眞法師和我私人的一封通訊，我也將它發表了。這原因狠簡單，中國許多僧青年思想，環境，和我相同的狠多，努力向前幹，自然多少可以做出一點事來，但意志薄弱了點，一個轉身，也不難通身泥水，我不敢自居已是人天師範或是什末法師，常要求我的師友督策我，明眞法師近主持南岳佛學講習所，文章道德，在在足爲我們的模範，在本刊所發表的文章，每篇署名都不同，這並不是不負責，這倒是不求名聞的一個好標榜，我向他請益時，承賜本文，因刊出以公同病者。

——通一于浴佛節日——

通一法師慈眼　尊刊能常年　惠寄「暮笳」「嶽樵」各一份，此間卅多個學已够看了；我，你寄不寄，到也無甚關係。只是你兩年來寄給我一些刊物，因爲許多同學東搬一本，西搬一本，不免遺失了一些。如其你能寄給我兩本合訂本，讓我放到圖書室裡去保存。那我就更欣感了！但只是，這又是竹槓。慈雲法師前後和我相處五六年，脾氣極好！我從來沒看他同人吵過嘴，生過氣！他是小和尚出家，跟到他師父也只讀了些應付的經懺；不過，他不願意那種靠死人吃飯的生

活；因此他總悖背了他師父底意旨，跑到外面來求取一些知識。可是，過去的一些佛教主持者，也和我們現在一些佛教主持者一樣，對不起僧青年！使一些頭腦清醒，從經懺場中回頭轉來的僧青年，得不到相當的安慰！譬如我們這一位死去了的朋友，在外面各處僧教育道場叅學的時候，就碰了不少的鼻子！綜計他正式學僧的生活，實不及三年，雖說他底學問，原也就和我們底一樣，本來無所謂，本來就算不得什麼；其實這點「無所謂」「算不得什麼」的學問，又未嘗不是他一點一滴的心血的積累！只要我們不作苛刻的批評：在現代，一個僧青年，能夠含辛茹苦，想在佛教學行上得點收獲，這我們很可以就說這是一尊初發心的活菩薩！何況他只受了三年正式的僧教育，就能夠埋頭實幹僧教育的工作哩！他在外面跑的時候，不因痛苦的磨拆，而消失他底志氣；不因金錢欲樂的誘惑，而改變他底意向！他只想硬朗朗地做一個佛教徒！他只想誠實懇切地替佛教做些事業！他年齡還不及三十歲，他前途是很有希望的！但只因為他平日為學為教，勤奮過度，而這麼早的就離開我們死去了！我們不是石塊，不是木頭，通法師！你教我們怎麼能遏制自己心頭之悲哀哩！他底歷史我比較熟悉，替他寫篇「傳記」或「追悼」文章之類的東西，本也是「義不容辭」的事情。不過，轉而一想，像我這麼樣的一個人，或者也可以自嘲說是僧教育家，替我這死去的朋友寫出一篇東西出來，究竟又能給與我這死去的朋友一些什麼哩！因此我又想：不如還是自己暫時擱筆。萬一就是自己長此的墮落下去；在將來，只要自己底一口氣還沒斷，我也要為他略述行事，哀籲當代一位德學與尊的善知識，替他做一篇傳記的！前週為「冠燕」寄來的那篇追悼文字，題目也是他自己擬的，因為他在「佛教日報」廣告欄裡，看到「暮笳」「嶽樵」的文章發表了，於是也就情急的想在這方面獲點什麼，一團高興的將文章寫出，要我給他改。當國文教員的也想學僧們在這裡到得一點「精神的獎勵」，也就一團高興的為他改正寄來了！這一點，我不想你哭!?還是笑!?好在，據我個人「神經錯亂」的測想：近代許多第一流的作家，文豪，恐怕都不免感帶這一點從「人猿祖宗」遺傳下來而不可割治的病症！算什麼呢？還是自己對自己麻木一下吧！並且，據實講：在你擺開那篇文章來讀時，又未嘗不可給你一點小小的喪感。我自信要比「無名小卒」乖巧些，不罵你；只是希望你能夠替他發表出來！好給他一些興奮；記住！名譽攸關，幸勿亂為外人道也！我沒有通公那樣「無話不談」，「無話不說」的坦白。「內濁外清」，就是我自己給與我自己一種最切實的批語。因此在自己與會來時，也時常在師友的面前，裝模做樣的擺足（非仿「無名小卒」語也）一副「修行善涉」的架子，彼此通訊之間，當然是更無憚忌了！何況又承通公不棄愚陋，下詢猶蕘，眞何人，敢不竭「一得之愚」以報萬里之知已乎！通公法體舒適，且欣且慰，只要有此一着，則無事而不可辦矣！設畏圓通過分，通身泥水，而無面見江東父老。那麼，怎麼不自己好好地做一個人哩！怎麼不自己好好地做一個青年僧伽哩！難到我們底嘴，就只是光罵人的麼!?難到我們打了人家底臉，指我們底背脊骨；就硬要一個一個地照樣

現報，讓人家來打我們底臉，指我們底背脊骨麼!?眞要到了「無面見江東」的時候，不但我們精神要受絕大的刺激與痛苦；就是在物質生活方面，恐怕我們也沒有這麼容易了！我們不是地獄種子！不是畜生！我們是人！我們是每晨跪到在佛菩薩面前的一個佛教徒！通一兄呀！我們要打起我們精神，提起我們底念頭來！通一兄呀！「一念相應一念佛，念念相應念念佛！」在我們瞥爾念起的時候，我們要拿出「貓兒捕鼠」的精神注視着：瞥爾生起的一念一念，就是我們的眞實生活流露!!我們要聚精會神的提防它，不要使它將許多獄鬼畜生的汚穢，惡毒的種子，熏入我們底「異熟識」裡去！我們不僅要使它念念成佛！念念成菩薩！我們還要沉毅地開察它底來踪去跡！我們要生擒賊魁，踢翻它從無始劫來淵聚的窠穴！總之我們要時時刻刻以戰士的姿態應付它，不是它被我們壓倒，就是我們被它壓倒！這中間是沒有第三者之餘地的！通一兄呀！這種生活，就是我們自己眞實的生活！你能看到這種危險！也就是你的一種偉大的勝利!!不過，我們要怎樣纔能保持這種勝利，我們就要有嚴密的計劃，第一、我覺得我每日最低限度，要拉出一點鐘（天呀，說拉出一點鐘，我們就未免太可憐了！）在佛菩薩聖像之前，痛自懺悔，尋求我們自己底過失；並眞切的發大誓願，望佛菩薩哀憫我們！加被我們！攝受我們！讀經，讀祖師警策文，每天多少總要做一點點！我們每天的時間與工作，固要有一種適當的支配；同時，我們還要將自己關於心理行爲方面的優點劣點列舉出來，連同時間工作造成一種表冊，按日塡記，務求日日發展我們底優點，減少我們底劣點！這是僅就我個人經驗講的，不過可惜我個人意志薄弱，沒有恒心，時輟時作，總鬧了十多次了！我因爲路走錯了，做這跡近俗化的國文教師，熏入許多惡濁的壞種子到我識因裡去，我，感到這是莫大的損失，不過，一時不容易擺脫，讓自己好好地讀點佛經，我眞不懂我是在佛教裡幹什麼的!!所以，我也不希願　通公成日埋頭到俗化的文藝中過日子!!我不願　通公內心過作那種極端矛盾的生活!!至於英文，我更願　通公暫時放棄，因爲佛法決不是擺在紙上，一說即了的。許多科學發明家，爲着一些小小的事件，都曉得埋頭實驗室中，他嘗「失敗」的苦味；我們自信我們底事業，要較他們重大些；我們怎能光只憑着一張嘴吧，欺騙自己而又欺騙衆生哩！不過，話越拉越長，我們就此打住吧。總之，我們沒有生西方，我們又不是阿羅漢；我們完全是生死海裡的臭縛凡夫，無始劫來的虛妄習氣；我們怎能替自己粉飾自己，說我們現在就能夠干淨哩！不僅你我如是也，就是現代許多著名的善知識，恐亦不免?!不過，善知識積久功深，能夠一步一步的努力克復！而我們呢？只是明知(?)故昧，讓它一煩惱漸次地嚙食我們自己罷了！「不怕念起，只怕覺遲！」「隨緣消舊業，愼莫造新殃！」

通法師！，如其我將你底意思誤會了，那就該我自捫耳光；如其萬一你是這麼問我的，那麼，我們就當做個「牧牛之人，執杖覩之，不會縱逸而「犯人苗稼」了！我們能從瞥爾念起一的時候，來做生活，這就是我們的新生活！這就是我們眞實的生活！中國底佛教亡了，聽它吧！盡大地的衆生

，都陷墮到地獄裡去了，聽牠吧！

通一兄！只要我們還能保持我們自己的一念，最後的勝利，我敢斷然說還是屬於我們的！，只有我們自己底魂魄，血肉，盡給惡魔之鬼吞了，我們還要替我們自己裝門面，說我們自己是佛教徒；甚至有時候連自己「裝做」的念頭都遺忘了，還要趾高氣揚說自己是佛門內一位了不起的大菩薩！那麼，盡大地就永遠陷入黑暗，而不能供人尋獲一點光明了！我曾經聽到這麼樣的一個故事：佛在世時，魔王奈何不得；一天，他跪到佛底面發願說：「現在我奈何尊世不得；將來在世尊滅度已後，我就要打發我的子孫，到你佛門裡去，吃你底飯，穿你底衣，冒你底招牌；而不做你底事業！？」於是世尊底眼淚就流出來了！！！通一兄！雖說我們嚴格的批判自己，知道我們自己也是同許多的佛教徒一樣，是站在魔子魔孫這一面的！但是，我們自己知道「不應該」！這不能不說是我們自己底一點智慧！一點光明！我們要還着這點智慧的光明，向前衝！向前衝！斷出重重的障礙！重重的煩惱！使我們最低限度，能做一個「像樣」的佛教徒！！！末了，我是希望你掏腰包爲我將這兩年的人海燈合訂本，一樣寄一份來。這在文章作法上，這叫着「首尾相應」法。知道麼？囑通公老老實實將自己看成佛教的一種力量！

弟明眞和南。

編者申明

本期已排好之世界立安論，優生學概論，海吟集，都因稿件太多而抽下，下期決刊出，即盼各作者原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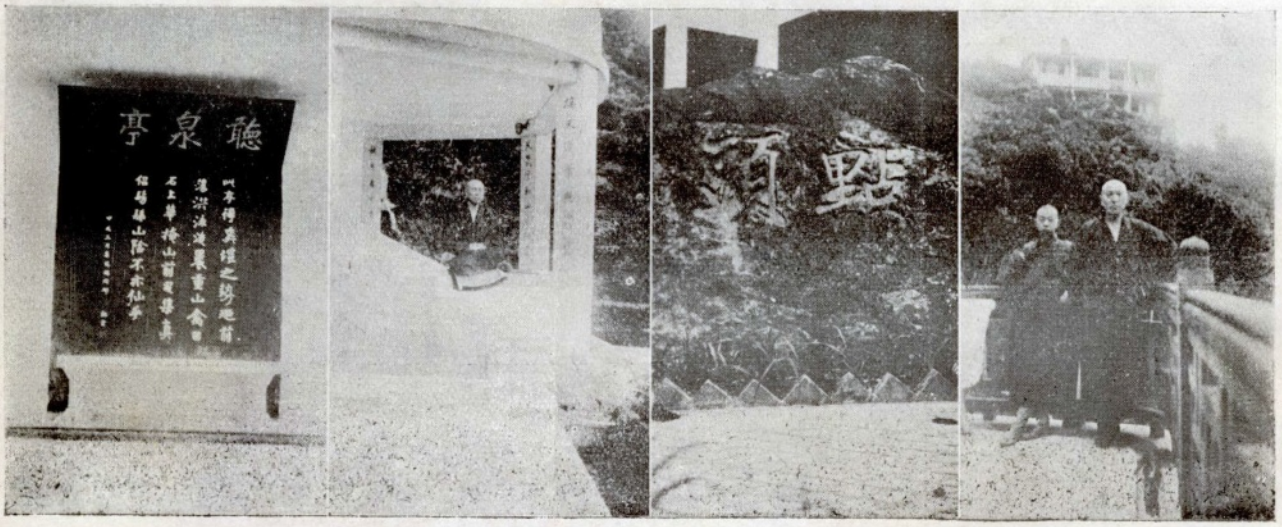
研究佛學者必讀之海潮音月刊第十七卷第五期要目

尊重僧界還俗人……太虛
請司法院解釋三疑義……大醒
鄂省提用寺產……大醒
最近西洋哲學與佛學……太虛
按勞分配之哲學問題……太虛
佛學即慧學……太虛講
解脫的眞義……日本釋宗演著……芝峯譯
讀錫蘭小乘佛教觀……華舫
華嚴宗教義略說……梅光羲
中國佛教藝術溯源……常景宗
一個中國佛教青年的態度……李蔭亭
佛教主義與合作主義……大蓮
佛教怎樣到民間去……慈航講
在一個 Ashram……英國比丘 Talgala Vhal
我對於佛法的一點迷信……西行
歸依觀想法修行次第……楊福田
我出家的歷史……慈舟講
獻給閩院的青年學僧……慧童講
關於畢業問題……維嶽
金陵佛學院之概況……僧鎧
東渡前夜……定助
三階教研究（續十三）……矢吹慶輝著墨禪譯
阿底峽尊者傳（續二）……法尊譯述
答楊巨川問……天磬
答瘠客問……天磬
述心源言……天磬
記揚州圖覺庵比丘尼寶來師……大鶴
谷首序……張聰慧
佛學原理序……馮雪鈞

定價：全年武國內昌連郵千二元家三角街國外佛連郵學六角海郵票潮代價音九五月折以刊一角社五分爲限

地址：

首都棲霞山太虛亭重建落成攝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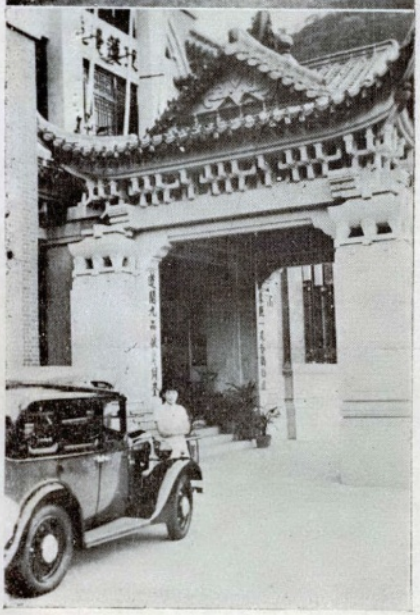
何張蓮覺居士花園中聽泉亭四幅

香港佛教徒南華旅行團四幅

(一)本團同人與虛老攝影　(二)藥智三藏肉身像

(三)會瀅塔遠觀　(四)丹田禪師肉身像

本週紀念日前幅



本苑門外之左角

南洋妙契大師過港時攝于何居士公館花園

東蓮覺苑週年紀念會記

空寂

人類除了一小部份活得龍鍾，不求長進的冥頑份子而外沒有一個肯吐出一句滿足於現前境界的話的；也沒有逢到了喜慶，光榮的事情，時過境遷，淡然忘懷，不想永遠保存着些喜慶光榮的形跡，並且希望它發揚光大，前進無限的。這就是做人的精神的表現，也就是做人人格上應有的現象，所以人們對于喜慶光榮的事情，時時都有紀念典禮的舉行就是這個意思。

夏曆四月八日，就是本苑落成以來一週歲的誕辰，也即是我主釋迦出世以來二千六百餘年的壽期。

一個小孩子，從呱呱落地的那一天起，到了第二年呱呱落地的那一天，做父母的，必為之祭祖祈神，做週歲慶祝生辰。何則？做父母的愛子心切，希望它的兒子，多吉少災，壽而不夭，長大成人，光前裕後，有為於世。做子女的，逢到了父母的壽辰，亦必為之舉酒屬客，默禱壽星高照，以慶祝之，紀念之，何則？這無非是做子女的，希望他的父母福壽綿綿，快活康健吧了。

那末，四月八日既是本苑週歲誕辰，又是釋尊三千六百餘年的壽期，本苑苑長自然希望她的兒子（東蓮覺苑）壽而不夭，並且希望它將來能夠發揚光大，前程無限，替它的母親（苑長）爭一口數年含育孕娠，挫折頓阻，慘淡經營的苦氣。

聞本苑苑長，何爵紳夫人，張蓮覺居士，夙植懸根，矢志佛陀，老而彌篤，既歸何門，又漫遊歐美各國，南洋諸島；中原的名山大川，古刹梵宇，靡不遍有其足跡者。夫人見聞既廣，胸懷又壯，雖形現於巾幗，實不讓於鬚眉，遊歸，深嘆我女界知識落伍，久遠以來，蹂躪於男子鐵蹄下，輾轉呻吟，不知自拔的痛苦，思有以啓迪之，解救之，於是發起興辦義學佛學兩校的宗旨，以培植女界世出世人材的基礎。然而港地地價昂貴，建築費又大，非十餘萬巨資不可辦，適當的地基，也不容易找到，故一時難於實現，是以七八年來，經夫人的痛哭流涕，熱心虔誠，默禱佛菩薩的加被，直至去歲，才得達到成功的目的。

夫人既喜其願之已遂，且又無災無晦的度過了一週歲安祥幸福的命運，於是踴躍歡喜，於事前商之靈通二老，謀舉行隆重盛大的週年紀念大會。一者以安慰往昔創辦艱難的痛苦精神，二者以誌偉大而難能可貴的事情，三者徵求社會人士的公意，以補充見所未及的缺憾，希圖改進，四者借此紀念大會的名義，闡揚佛化，挽救人心。

故在開會一月以前，早已由通法師編好白話劇（新路）的劇本，由靈通二法師，及潘[illegible]先生等選擇人材以[illegible]演之。又由潘先生個人教練歌舞諸劇數節。在開會前數日，由師生合作，造成各種彩色紙的花籃花匾花條花樹等，苑門外掛有「本苑週年紀念」的花匾，兒率院前掛有「東蓮覺苑週年紀念」的

花匾，各教室用紙花紮飾，義學教室又陳列各種手工刺綉等成績，氣象爲之煥然一新。大殿內早已僱工人把舞台搭好，開幕時帷幕如雪，燈彩輝煌，幢幡高建，琳瑯奪目，寶塔玲瓏，巧奪天工。來賓中有輕裾短袖，雪藕粉臂的南國佳人，洋裝革履，黑髮明眸的時髦少年，白髮班班的年老婆婆，短髮禿頂，策杖西裝中年紳士，眼快耳敏，好奇心切的新聞記者，還有傭婦懷抱裡的小朋友，濟濟一堂，不下千人，一一由本苑招待員招待之。會裡秩序由糾察員維持，故人雖多而秩序井然。每一來賓必贈以秩序表一張，人海燈本苑週年紀念號一本。未到開會的時間大殿內告座滿，騎樓上也極擁擠，來遲者只有望洋興歎。幕既開矣，由義學教員嚴潔卿先生施儀：(一)全體肅立，(二)向佛像行三鞠躬禮，(三)唱黨歌及讚佛歌，(四)主席致辭，(五)佛學社主任靈老法師演說，(六)來賓演說，(七)學生演說，(八)鄭惠貞女士節拳，(九)義學學生歌舞，(十)義學學生工力拳，(十一)佛學社學生滑稽劇(搶麵包)，(十二)鄭惠貞女士雙劍舞，(十三)白話劇(新路)，(十四)攝影，(十五)禮成，(十六)茶會，茲將社長，學生演講辭的大畧記錄於下，靈公的演辭另刊。

社長何張蓮覺居士演辭

今天是浴佛節日，同時又是本苑週年紀念，承蒙各位熱烈參加，鄙人覺得非常榮幸！在這一年中間，鄙人因爲年老身體不好，而且家務又冗忙，所以對於苑裡事務，未能直接管理，盡自己的職責，這是鄙人很覺得慚愧的。幸而得靈通兩位法師及林居士和先生們的幫忙，一年中間，在佛化教育設施的進程上，成績總算不差，這是堪以自慰的地方；不過，我們實不敢因此自滿，此後還要繼續努力，日漸策進，希望能够年勝一年，以達到我們最高的目的。

中國的佛教，本有悠久的歷史，但是僧尼在社會上的地位則每況愈下，爲世人所不齒，予以種種的輕視侮辱，這是很可痛心的事。然而事實擺在前頭，不容我們諱飾，所謂物必先腐，然後蟲生，中國的僧尼的確是太懶了，在社會上，一點事情都不做，所以世人都叫他們做「蛀米蟲」，這是自己不好，不能怪人的。反觀耶教的和尚尼姑，大多數都有淵博的學問，而且他們都很熱心于社會公益的事業。試觀香港一隅，就是教會所辦的學校就不少，而且成績都比較普通人所辦的好。其他如養老院，孤兒院，醫院等也大多數都是教會辦的。他們這種努力于社會上的事業的精神，很可以爲我們的借鏡而自警惕的了。而且中國的僧尼，大多數都沒有學問，許多是文盲，尤其是尼衆，更是可憐，能迪順文理的，眞是鳳毛麟角，目不識丁，更十居其八。她們平素對于經教既不了解，盲修瞎練，修行自難得到利益，不能自利；又因爲沒有學問，社會上什麼事情都不能做，所謂利他，更談不到。鄙人鑒于這種可悲憫的現象，特創辦這所佛學機關，希望做成功一班理想的女衆的人材，故我們教育的設施，一方面令她們有普通的學問，而對于經教，更令她們有深刻的了解，同時還注重養成她們對于社會服務的精神，希望她們將來能够出來自利利他，成功一個全材的佛教徒。

末了，本苑現在發起一箇念佛社。本來念佛是隨時隨地都可以念的，不過有了一個團體，集合多數人在一起，大家

互相策勉，努力念佛，自能够精進勇猛，得到更大的利益。到了現在末法的時候，念佛是最方便的法門，最好沒有的，希望各位踴躍參加！

佛學社學生演辭（黃柳珍）

今日是本苑成立週年紀念，同時也就是釋迦降世的一天，在這莊嚴偉大的紀念會中，學人謹代表佛學社全體同學上來講幾句。

記得釋尊降世後，即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說道：天上天下，唯我獨尊。然而時過境遷，到現在他的子孫遍滿了全世界，依着他教法而行的，固然很多；而未能完全做到，甚而至於違背他宗旨的人也不少。放開眼來考察一下，西藏，蒙古，暹羅，日本，各國佛教非常發達，尤其是小乘佛教的地方，如暹羅，緬甸，錫蘭等處，僧徒對於戒律，都能遵守無違。我們中國大乘佛教，向來對於小乘佛教是非常鄙視的，可是和人家比較起來呢，我們就覺得自己誇大狂張的可笑了。他們小乘教個個都能堅持戒律的，我們中國的出家人，却十分之九，不知戒法，表面上雖然都是受大乘戒，實際上沒有行到一分。中國佛教衰敗的原因在此，而中國佛教徒在社會上的地位衰落的原因也就在此，所以在現在我們的工作，就是整頓內部，和向外發展。這兩句話，不過是個總綱，詳細的計劃和辦法，非三言兩語可講完的，明眼人自然知道，今日佛教徒工作不單是念佛，也不單是講經說法，總要在社會上做點實際事業給人家看才對。

本苑苑長抱着偉大的志願，創辦這所東蓮覺苑，其宗旨無非是抱佛法普遍到社會上去。今日雖然是本苑成立週年紀念，實實在在我們苑長幾年以前在澳門在青山，早已辦過佛學社，現在這裡佛學社的同學，即是由青山佛學社的前身而來的，所以說本苑成立週年紀念則可，因爲這裡面底佛學和義學都是以前的，這要望大家知道才好。

學人也是青山佛學社學生之一，自從本苑成立，和其他同學們一齊繼續來到這裡讀書，計算起來，不止一年，雖然自己業障深重，生得愚蠢，也着實獲益不少，這固然是本苑苑長和法師先生們的功績，而在座的各位來賓直接間接加以幫助指導的地方也很多，學人謹代表全體同學，向苑長，法師先生，及各位來賓道謝。

會中表演各種游藝，而感人至深者是「新路」一劇：其大概情形，就是描寫一個生活在中產階級的家庭的摩登女郎，家裡有一個慈祥和藹的母親，二九芳齡，受過中等教育。她的弟弟是在教會學校讀書的，家裡還有一個女僕人，和她的母親時時往來的老尼，帶了她的剛剛由女佛院畢業回來的徒弟來訪。女郎一見之下，藐然鄙之，及經一番辯駁，女郎忽前倨後恭，如醉始醒，悄然動容，恍然有悟，感到自己的精神，飄飄渺渺，無所寄託，悠悠忽忽，生活沒有目標，好像嚼蠟一般的乏味。未後乞老尼的徒弟開示佛法，聆悉了解之餘，深切信仰，願投身空門，皈依佛氏，以佛教爲性靈上寄託之所，終于毅然薙落，拋却脂粉，捨棄慈母弱弟的恩愛，家庭甜蜜的幸福，跑進空門，過她晨鐘暮鼓，紅魚青磬的淡泊生活，主張盡其力之所能，闡揚佛法的眞精神，提倡尼教育，犧牲虛假娛樂，小我的私利，爲全人類謀幸福。

大約是五點鐘左右吧，會散了，人就像泉般地一陣陣湧出去，不久，人散光了，全苑都歸幽靜肅穆，每人心窩上都似乎卸去了一件什麼事情似的，同時，課室就似乎向我們招手，我們全都嚴肅起來。後天我們不是要上課了吧？我不期而然地想到這問題上來了。

駁木公的「感言」

鎭江僧衆

通一法師慧鑒：接到你的人海燈，展開一看，頭一篇就是從一張傳單引起的感言，下面標名木公，接看到後邊，才知到是批評的文章，並不是感想的文章，這位通方作者的木公，是批評人家不通的人，怎麼也會做出文不對題的文章來呢？但他批評之中，並沒有若何理由，內中多是夢想顚倒的材料。

你（木公）旣要批評人，應當將人家的東西審定，然後下筆也不遲，傳單的題目是僧衆感言，即是傍人對於彼事感想而言也，並不是專代被誣者宣言之傳單也。傍人的感言，不過隨其所感而言，豈有一定的道理呢？你要知到傳單有種種類別不同，你認傍人的感言爲喊寃的傳單，這就是你的夢想顚倒了。

這張感言下面標名鎭江僧衆，不是金山僧衆亦不是鎭江全體僧衆，當然是少數人的感言；你又不前後看看，就從空的瞎想說金山寺全體同袍乃至由一位多少唱過一點墨水的禪師動筆寫了一篇大作云云，你這樣夢想顚倒，無故寃枉人家，有罪沒罪呢？

你又將題目上被誣的誣字改爲「誑」字，有意令讀者們嘲笑，你爲佛子就這樣用心嗎？

你又說他是不痛不癢的感言，我又不知你怎樣爲痛？怎樣爲癢？怎樣爲不痛？怎樣爲不癢？你概未發表，只說人家不是，如你這樣空弄筆刀，吹毛求疵，難道人家就不會對待你嗎？

如你這樣譏笑怒罵人家，可謂是有痛有癢的感想，也不過將自己的羅刹肝腸露出來把人家看看，徒然失了自己的身分。如孔子作春秋，當時列國君臣，無禮的行爲孔子未嘗不恨，而春秋上只用一字貶之，毫不露出自己怒氣來，所以後人稱之也。然常人只有以理非人，以德感人的能力，至於要他人怎樣，則就不諒自己的身分了，也就是胡說了。

這篇感言大有痛癢的地方，無奈你寸寸光的眼光。看不出，我略微指點你看看：感言上說金山名譽重大，團體攸關，是不可誣陷的，而彼誣陷之，此顯誣者有彌天罪過；但我等僧衆不是司法衙門，無判斷人罪過之權限，只好待諸公論，所以說誣者之是非，自有公論也。我不論他的罪過，這是不以怨報怨，末後以教理指教他，這是以德報怨也。如是感言，不敢言好，總之不失其僧衆的面目，不會夢想顚倒的瞎說，他本是道德性質，你以人我是非的眼看他，自然是不相應了。

文章的作用，是表示人的意思的，能將自己的意思用文字表示出來，給與人家知到即爲通文，至於言詞巧拙，又是一回事，世間的言詞，沒有好醜，喜者不好亦好，不喜者好亦不好，如王嬙麗姬，人人謂美，鳥見高飛，魚見深入，批評文章，不得以言詞巧拙論，要看作者是何人，應當說甚麼說（？）沒有理由說不過去的，不能說他不通，如你木公這篇短評的文章，弄出許多的無理的地方，正可謂之通而不通矣。至於吹毛

未批，有意說人家壞處，硬糟蹋人，則世間無不可批評的文章，佛祖的經論也有人批評不是，孔孟的經傳亦有批評不是，何況這篇小小的感言，焉能止得你不批評呢？但你批評文章不通則可，你無故的寃枉金山是何道理？務望你答復我一句。

常人說得好，要得佛法與，除非僧讀僧，反過來看，僧毀僧，自然是敗壞佛法了。

其餘閑話，我也不說了，請大法師將此言轉知木公，還請大法師知到施主家出餞辦襍誌，是宣傳佛敎，是求福的，你將他來敗壞佛敎，揭露自家人的醜處，則(?)不是敎施主不得福而反得過嗎？現今社會上襍誌狠多，你看看人家的襍誌中可有自家毀謗自家的文章呢？我要望你向後登載的東西，要愼重愼重才好呢！餘不瑣瀆，敬頌

文安

鎭江縣糟蹋金山，你們認爲人家攻得不痛不癢的，你們人海燈糟蹋金山，且看你們怎樣對於自己？

鎭江僧衆感言五月十日

我的反駁

木公

由人海燈社轉到鎭江僧衆駁文一篇，始則惴惴然，讀完之後，百節都鬆，今請先就來文逐一駁斥之：——

你說我的文章文不對題，不應該將感想寫成批評的文章，這倒底是禪師的看法，不過，你自已犯了「自詒相違」你明白嗎？你說你自已的那篇感言，是隨其所感而言，不許旁人加以責問，（其實旁人只說你的大作不夠力，欠通，嫌你有些大胆，並不是怪你多事！）何以對我的感想文章不許隨其所感呢？禪師們家風，職事對于清衆，即使無故而遭打斷了香板也是不許擠眉喊痛的！於是我慶幸我現在身在小庵裡而不是大徹堂了！

還有：既有感想，又是凡夫，當然不能一概合乎所謂中道，而必有好壞的觀感說出來也。至于批評，不過範圍較大，其內容的實質，當然還是訴說個人對某種事物的感想，這樣，感想與批評，只是形式上有大小之別，其實質則一也。至於說我那篇感言是夢想顚倒，這又是禪師看法，我是凡夫，我不敢說我已經脫離夢想顚倒，好在舉世滔滔，除去夢想顚倒中的一切衆生以外，即著名禪宗道場之中，住在禪堂中者，能有幾個不在希望由悅衆而維那僧值，而……夢想顚倒，非我一人，這是你對我個人的苛論罷了。

你說你的感言，是傍人對于彼事的感想而言，既不是金山僧衆，亦不是鎭江金體僧衆，只是少數人的感言。這樣，你眞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勇士了，眞是欽佩得狠！不過你的大作既署名鎭江僧衆，非多人，非一人，是少數人，

眞的具有禪師機鋒口味，大概原作所云「特「來」瞥士一百廿餘人，」「復「來」瞥士六人」「是以僧衆歡迎金山方丈霜亭回山」等等名句中的「來」，「歡迎」，這些字眼，也是機鋒，是反賓爲主的機鋒，我們肉眼凡夫，只能當它在文法上違背修辭學的原則罷了！

你既云僧衆是少數，那末，你是這少數中的俊俊者了，你不承認多少喝過一點墨水，嫌我說得不恭，那你就自滿氣息太重，如是自謙，似乎又不像，金山幾佰和尚，能肯自認晦氣，毫無聲息，偏偏你這第三者見義勇爲，寫出這種道德性的大作來「貶」鎮江縣政府，叢林中油瓶倒莫扶的舊例又把你打破，可佩可佩！只可惜胆大而心不細，不自量自己的「欠亨」，這叫做盲人討打更，掉在深坑里，自討其辱，怪誰呢？怪你自己眼生于頂！

誣字印成誑字，此點應由本刊編者負責，恕不代辯！

我說你的大作不痛不癢，你嫌我末能具體指出，這樣，我倒不能再客氣了，茲分兩點敘述之：——

第一：造句不通，在文法上不合修辭學的原則，則原意不能使人明白，如原作標題根本就離奇得狠，令人莫明作者地位，身份，將署名夾在文題之中，這是破天荒的夾纏二的文法，余生也晚得見此種筆調，眞幸事也！

「爲中國第一之勝稱」，「亦玷辱全國父老及一切人士甚」，「皆以道德爲主意」，「以悠久國家爲效果」，像這些句子，似通非通，辭不達意，倒還罷了，而搜查竟悞作收查，這還成何話說？說大作不痛不癢，已是客氣，你還不服輸，將參詁頭的那副勁兒偏執自己不錯，末免失之毫釐差之千里了啊！

第二：大作自云是道德性的，說明誣者有彌天大罪，道理固然是這樣，但你承認這是欠宣傳之故，那末，這就是說過失應該自己担負了。因爲你不宣傳，別人不知道誣者有罪，這不是我們本身的罪過嗎？是非雖有公論，你已承認自己不好，「貶」人家就毫無道理，還配什末以德報怨？這又是你的轉灣的機鋒嗎？

佛教到了現在，已不是誇大的時代，而是在自覺自救，自己沒有覺悟的表現；等到別人欺侮上門，口裏喊佛教是偉大的，侮辱者有彌天大罪，可惜已是遲了，眞要別人莫推殘，須得自覺，振作，內部充實，誰也不敢來侵略的，你這一點都看不到，妄自多事，自作聰明，幫別人出氣，自掏荷包與否姑置不論，吃力不討好，已够你自家慚愧熱了！

你說吾國人士爲國心重，觀宗教不能直接利益國家，遂由冷眼，以至不提倡，推殘，我不知這是何所據而云然？你的論斷有沒有歷史上的根據？這完全是你自己的推測，奉還尊贈帽子那也就是「夢想顚倒」，說你不痛不癢，你還要辯嘴嗎？

你說我是空弄筆刀，吹毛求疵，人家也會這樣對待我。這有什末關係？你欠亨不通禁止別人批評，憑你這樣的本領怎樣對待我我總不怕的，有本事的請過來好了！

我那篇文章何嘗有譏笑怒罵？承你情罵我是「羅刹肝腸」，是「胡說」是「徒然傷失了自己的身分」。這個我倒不預備和你對罵，因爲你是禪師，這次突然受

到意外打擊，當然要惱羞成怒，其情可恕可愍。我想當你火氣稍退時分，自讀大作中：「……而春秋上只用一字貶之，毫不露出自己的怒氣來，所以後人稱之也」會自己啞然失笑的，大概你已犧牲了「後人稱之」的獎勵，所以，你就充分表現你的粗暴，這在你是不認爲失去身分的吧。

自居大作是道德性的，是以德報怨不是以怨以怨，誠然誠然！不過，你說金山名譽重大，國體攸關誣陷者有彌天罪過，這些，似近于關起門來說大話，你要知道別人平時已將我們當寄生虫看待，自己不設法振作，等到拳頭落到了頭上，你再喊：「國體攸關，你有彌天罪過」。這是一種頑固的嘶嚎，與事實毫無益處！你說你的感言不失其僧衆的面目，這是一種妄自尊大的自吹，難道全鎮江僧衆竟沒有能寫得通順文章的僧伽嗎，唉！我慢高山能障人，信然！

你既知道文是字表示人的意思的，「能將自己的意思用文字表示出來，給與人家知道即爲通文」。可惜你自己太自滿了，認爲自己的文字已能表現自己的意思，不知道你自己的文法不通，是不能令人明白你的用意的。用「喜者不好亦好，不喜者好亦不好」做擋箭牌，已現得你面紅耳赤，理屈辭窮了，佛教徒慈悲爲本，我也不再指摘你其它錯處了。

僧讚僧的怪論，在佛經上毫無根據，別人批評你的文章不通，並不是說你行爲不好，更沒有說金山方丈真吃鴉片，這「毀」的一字從何而來？我是不承認批評你的大作不通就是敗壞佛法的！

再說：即使僧讚僧是對的，我們只應讚道學兼優的大德，要是閉起眼來隨口亂讚，那便是自欺欺人，犯妄語戒，要墮地獄的，要得佛法興除非僧讚僧，那末，我們毋須要敬佛聞法，只是大家互相喊某某是菩薩再來就行，什末三藏十二部，什末六度萬行都是多餘的，佛陀四十九年的辭不暇暖，雪山六年的苦行，都是白忙，是不是？

我寫那篇感言的動機，在引起金山同袍全體的自覺，和僧衆的不自量斗胆的自愧，並沒有什末糟蹋的成分，原文可以覆按，本刊第四期曾刊關于此事新聞一則，你爲何不提出感謝？批評你的文章不通，希望金山全體自覺，你就便釘上糟蹋的釘子，要不是原文俱在，那讀者真要被你如簧之舌所蠱惑了呢？因我的文章而引起僧衆怪人海燈將施主的錢拿來造罪，真是抱歉得狠！但我是投稿者，既刊出則應由編者自己負責申辯，不過因爲我的一文而因起本刊有任何些微影響我總是心感不安的！上來已將原文逐一駁斥，未盡之意，暫且留住！

佛教月報 第三號

目錄

戒殺　大醒
金剛經如是　披荊
了生死　厭染
五蘊論略釋　暮修
請問班禪　照奇
佛陀及其教義　寶貽譯
答廣益居士及南開中學某君　編者
法蘊足論提綱　言錚
編後話　編者

全年連郵費五角
發行：天津法租界四號路天津佛經流通處內

一月佛教

記者

常州 武進佛學會成立已近十年，每年必請大德法師演揚妙法，本年以中國佛學會會長太虛大師名聞中外，學貫古今，特專函誠禮聘蒞會演講唯識三十論，大師於本月中旬由滬乘車到常，該會同人數百人，齊集車站歡迎，同時崇法寺開蓮和尚亦請大師蒞寺舉行登殿看單儀式，聞大師一俟講完，便應武漢各界之約而往說法云云。

桂林 廣西桂林風景甲天下，然佛法向不發展，當地雖有少數寺廟，內情亦屬頹敗，月前悅西法師自中山縣，宏法完畢以後，爲慕桂林風景之勝，特由港前往遊覽。其駐錫地爲桂林東洲祝聖寺。該寺主人以國內有名法師，到桂林者甚少，故特禮請悅西法師演講地藏經一部，桂林人士，向少聞法機會，故開講以來，聽衆極爲踴躍，誠邊地佛法發展之好現象也。

江鎮 焦山定慧寺自前年舉辦佛學院以來，各方學僧報名投攷入院者就學者殊衆，兩年以來，成績良佳，該院招收學僧向依叢林習慣，在春秋兩期首始得進單，頃有若干不明此例者，竟有遠道跋涉要求入院或作通信投攷者，該院頃已發出通告，謂不在期首，概不招生，務望各投攷該院者注意也。

槟城 槟城爲南洋重地，當地居士等曾醵集巨金建築佛學苑一所，唯向無僧伽領導主持耳。頃該院李院長以杭州華智法師此次應仰光十方觀音寺之請，出國宏法，甚爲難得因緣，乃于前月專函禮聘法師前往宏法，刻華智已由仰光搭船到槟，即將定期開講某經云云。

香港 利園佛學會以年來天災人禍，民不聊生，特發起祈禱和平大會，共四十九日，每日專念大悲觀世菩薩聖號，並由觀本法師及其他大德居士輪流開示因果眞理，聞連日加入者甚衆云。

又訊 東蓮覺苑於四月八日舉行週年紀念會，門前特綴花匾，於大殿正中搭就戲台一座，到各界來賓千餘人，大殿騎樓，密不通風，後至者以無立足餘地，只得失望而出。該日表演，如學生之工力拳，鄺惠貞女之雙劍舞，及諧劇爭麵包，均甚有聲有色，學生代表黃柳眞演說更博得掌聲不少，佛化劇新路出演時，各演員動作表情均能吻合劇情，該日來賓均贈送人海燈東蓮覺苑週年紀念號一冊及秩序表一份，由下午二時起至五時止，始告完結，港中各報批評均甚嘉許云。

又訊 香港菩提場禮請東蓮覺苑靈亭老法師演講維摩經消息，已誌上期本刊，本月廿一日爲第一日開講時期，該晚該場齋供法師，開講時由該場董事六人拾香導引法師登座，港中信佛人士以靈老德高望重，學術湛深，故參加聽講者極衆，該場講堂僅足容百數十人，後至者均席地而坐，法師在開釋經題以前，用四門分別，將佛說法因緣，本經宗體，藏乘敎攝，所被機宜，剴切剖明，聽者甚爲踴躍嘆爲希有云。

人海燈

第三卷 第七期

民國廿五年七月一日出版

主辦者 東蓮覺苑

YAN HOI DANG SHEA
TUNG LEEN KOK YUEN
Shan Kwong Road,
HONG KONG

編輯 發行 人海燈社

香港山光道東蓮覺苑內

自動電話三零八零八號

印刷 林發印務公司

香港德忌笠街三十八號

自動電話二零七一七號

本刊定價表

零售每期一角	郵費五分		
預定	時期	冊數	定價
	半年	六冊	六角
	全年	十二冊	一元二角

每月一冊 定費先惠

本刊徵稿新例

一本刊取材凡佛學論交，專著，譯述，批評，人生問題研究，佛教史蹟，風景照片，木刻，漫畫，文藝創作，（包括小說，詩歌，小品，隨筆等）地方佛教通訊，均所歡迎。

一來稿務須繕寫清楚，並自加標點，能依本刊行式寫者尤佳。

一來稿請注明通信住址及姓字，以便通訊，但發表時得用筆名。

一投寄之稿，不合用者，月內寄還，未寄還者，即當採用，毋須函詢。

一對于來稿，本刊編者有改刪之權，如不願者，請于寄稿時聲明之。

一來稿一經刊載，除酌本期二份外，另外贈閱四期，每月投稿一次以上者，本社得酌量情形聘爲特約撰述。

一本刊歡迎讀者之批評與意見書。

一來稿請寄香港跑馬地山光道東蓮覺苑內人海燈編輯部，加以掛號，尤爲妥當。

本刊廣告例

一，本刊廣告費，每期每方寸一圓；長期刊登在三個月以上者，優待七折；登全年者，優待對折

一，惠登廣告者，費須先付。長期刊登訂有定單者每月月底收費。

一，每期廣告刊出後，贈送樣本兩份，以便核對。

一，廣告地位每期以四方寸起登。

一，廣告如須繪圖製版，其費另議。

東蓮念佛社徵求社員啓事

本苑經創辦人，何張蓮覺居士施資創建，作爲十方女衆研究佛法永久常住，業已開學一載矣。茲爲力謀發展普結善緣起見，增設念佛社，普攝羣品，徵求社員入社念佛，效東林之故事。植淨土之勝因，每日下午一時至二時半，本苑同人並兩校學生，依時念佛，逢佛誕日，孟蘭節，彌陀誕日，均結念佛七一期，社員均得隨喜參加；如社員有十人以上同意者，得隨時入社念佛。倘社員大年報滿，當邀集全體社員衆社念佛，追悼助其往生，信佛爲行之君子，其亦聞風而興起歟？所有社員及納費規則，開列於左：——

特別社員每年納費拾弍元，（贈閱人海燈全年）

普通社員每年納費弍元，

民國廿五年　月　日

社址香港山光道東蓮覺苑